宋元學案

梭山復齋學案表

陸九韶——嚴松
道鄉子
庸齋弟
　徐仲誠別見槐堂諸儒學案

陸九齡——沈煥別爲廣平定川學案
庸齋第
象陵門人
　袁燮別爲絜齋學案
　曾㴑——子極
　李纓——鄒斌別見槐堂諸儒學案
　曹建
　萬人傑並見滄洲諸儒學案
　李修己別見二江諸儒學案
　饒延年

劉堯夫並見槐堂諸儒學案

陸九淵別爲象山學案

梭山復齋學侶

餘姚黃宗羲原本　後學慈谿馮雲濠校刊
男百家纂輯　鄞縣王梓材重校
鄞縣全祖望修定　道州何紹基重刊

梭山復齋學案

祖望謹案三陸子之學梭山啟之復齋昌之象山成之梭山是一樸實頭地人其言皆切近有補于日用復齋卻嘗從襄陵許氏入手喜為討論之學宋史但言復齋與象山和而不同攷之包恢之言則梭山亦然今不盡傳其可惜也述梭山復齋學案梓材案黃氏本以梭山為金溪學案之一復齋為金溪學案之二謝山則并稱之曰梭山復齋學案

道鄉家學

隱君陸梭山先生九韶

陸九韶字子美撫州金溪人復齋象山之兄也雲濠案象山年譜兄弟六人長九思次九敘次九皐號庸齋次即先生而復齋象山又次之宋史以先生爲復齋弟誤學問淵粹隱居不仕與學者講學梭山因號梭山居士嘗謂晦翁太極圖說與通書不類疑非周子所爲不然則或是其學未成時所作不然則或是傳他人之文後人不辨也蓋通書理性命章言中焉止矣二氣五行化生萬物五殊二實二本則一曰一曰中即太極也未嘗于其上加無極二字動靜章言五行太極陰陽亦無無極之文假令太極圖說是其所傳或其少時所作則作通書時不言無極蓋已知其說之非矣晦翁不以爲然先生以其求勝不

求益不復致辯詔舉遺逸諸司以先生應不赴臨終自撰喪禮戒不得銘墓有文集曰梭山日記

梓材謹案梭山之學以切于日用者爲要象山年譜述梭山日記云中有居家正本及制用各二篇可以得其要矣

梭山日記 補

古者民生八歲入小學至十五歲各因其材而歸之四民秀異者入學學而爲士教之德行愚謂人之愛子但當教之以孝弟忠信所讀須六經論孟明父子君臣夫婦昆弟朋友之節知正心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之道以事父母以和兄弟以睦族黨以交朋友次讀史知歷代興衰治平措置之方

科舉之業志在薦舉登科難莫難于此所謂求在外者得之有命是也至通經知古今修身爲孝弟之人此有何難況既通經

知古今而應今之科舉亦無難者又道德仁義在我以之事君臨民皆合于義理

爲人孰不愛家愛子孫愛身然不克明愛之之道故終焉適以損之蓋一家之事貴于安寧和睦悠久其道在于孝悌謙遜若仁義之道口未嘗言之朝夕之所從事者名利寢食之所思者名利相聚而講究者取名利之方言及于名利則洋洋然有喜色言及于孝悌仁義則淡然無味惟思臥幸其時數之遇則躍躍以喜小有阻意則躁悶若無容如其時數不偶則朝夕憂煎怨天尤人至于父子相夷兄弟叛散良可憫也豈非愛之適以損之乎

夫謀利而遂者不百一謀名而遂者不千一今處世不能百年

而乃徼幸于不百一不千一之事豈不癡甚矣哉就使遂心臨
政不明仁義之道亦何足爲門戶之光邪
夫事有本末知愚賢不肖者本貧富貴賤者末得其本則末隨
趨其末則本末俱廢今行孝悌本仁義則爲賢爲知賢知之人
衆所尊仰簞瓢爲奉陋巷爲居已固有以自樂人不敢以貧賤
而輕之豈非得其本而末自隨夫慕爵位貪財利則非賢非知
非賢非知之人人所鄙賤雖紆青紫懷金玉其胸襟未必通曉
義理已無以自樂人亦莫不鄙賤之豈非趨其末而本末俱廢
乎
况富貴貧賤自有定分富貴未必得則將隕穫而無以自處矣
斯言或有信之者其爲益不細相信者稍衆則賢才自此而盛

又非小補矣　以上居家正本

古之爲國者冢宰制國用必于歲之杪五穀皆入然後制國用量地大小視年之豐耗三年耕必有一年之食九年耕必有三年之食以三十年之通制國用雖有凶旱水溢民無菜色國既若是家亦宜然故凡家有田疇足以贍給者亦當量入以爲出然後用度有準豐儉得中怨讟不生子孫可守

今以田疇所收除租稅及種蓋糞治之外所有若干以十分均之留三分爲水旱不測之備一分爲祭祀之用六分分十二月之用取一月合用之數約爲三十分日用其一可餘而不可盡用至七分爲得中不及五分爲嗇其所餘者別置簿收管以爲伏臘裘葛修葺牆屋醫藥賓客弔喪問疾時節饋送又有餘則

以周給鄰族之貧弱者賢士之困窮者佃人之饑寒者過往之無聊者毋以妄施僧道

其田疇不多日用不能有餘則一味節嗇裘葛取諸蠶績牆屋取諸蓄養雜種蔬果皆以助用不可侵過次日之物一日侵過無時可補則便有破家之漸當謹戒之

其有田少而用廣者但當淸心儉素經營足食之路于接待賓客弔喪問疾時節饋送聚會飲食之事一切不講免至干求親舊以滋過失責望故素以生怨尤負諱通借以招恥辱

居家之病有七曰笑（如笑罵戲謔之類一本作呼如呼盧喝雉之類）曰遊曰飲食曰土木曰爭訟曰玩好曰惰慢有一于此皆能破家其次貧薄而務周旋豐餘而尙鄙嗇事雖不同其終之害或無以異但在遲速

間夫豐餘而不用者疑若無害也然己既豐餘則人望以周濟今乃恝然必失人之情既失人情則人不佑人惟恐其無隙苟有隙可乘則爭媒孽之雖其子孫亦懷不滿之意一旦入手若決隄破防矣

前所言存留十之三者爲豐餘之多者制也苟所餘不能三分則有二分亦可又不能二分則存一分亦可又不能一分則宜撙節用度以存贏餘然後家可長久不然一旦有意外之事必遂破家矣

前所謂一切不講者非絶其事也謂不能以貨財爲禮耳如弔喪則以先往後罷爲助賓客則樵蘇供爨淸談而已至如奉親最急也啜菽飲水盡其歡斯之謂孝祭祀最嚴也疏食菜羹足

以致其敬凡事皆然則人固不我責而我亦何歉哉如此則禮不廢而財不匱矣

前所言以其六分爲十二月之用以一月合用之數約爲三十分者非謂必于其日用盡但約見每月每日之大概其間用度自爲贏縮惟是不可先次侵過恐難追補宜先餘而後用以無貽鄙嗇之譏

世所用度有何窮盡蓋是未嘗立法所以豐儉皆無準則好豐者妄用以破家好儉者多藏以斂怨無法可依必至如此愚今考古經國之制爲居家之法隨貲產之多寡制用度之豐儉是取中可久之制也 以上居家制用

附錄

先生隱居山中晝之言行夜必書之其家累世義居一人最長者爲家長一家之事聽命焉歲遷子弟分任家事凡田疇租稅出內庖爨賓客之事各有主者先生以訓戒之辭爲韻語晨興家長率衆子弟謁先祠畢擊鼓誦其辭使列聽之子弟有過家長會衆子弟責而訓之不改則撻之終不改度不可容則言之官府屏之遠方焉

朱子與梭山書曰伏承示諭太極之失及省從前所論卻恐長者從初便忽其言不曾致思只以自家所見道理爲是不知卻元來未到他地位而便以己見輕肆抵排也今亦不暇細論卽如太極篇首一句最是長者所深排然殊不知不言無極則太極同于一物而不足爲萬化根本不言太極則無極淪于空寂

而不能爲萬化根本只此一句便見其下語精密微妙無窮而向下所說許多道理條貫脈絡井井不亂只今便在目前而亙古亙今顛撲不破只恐自家見得未曾如此分明直截則其所可疑者乃在此而不在彼也大抵古之聖賢千言萬語只是要人明得此理此理既明則不務立論而所言無非義理之言不務立行而所行無非義理之實無有初無此理而姑爲此言以救時俗之弊者不知子靜相會曾以此話子細商量否近見其所論王通續經之說似亦未免此病也此間近日絕難得江西便草草布此卻託子靜轉致但以來書半年方達推之未知何時可到耳如有未當切幸痛與指摘剖析見教理到之言不得不服也

顧諟謹案先生嘗有書與紫陽言太極圖說非正曲加扶掖終爲病根意謂不當于太極上加無極二字紫陽答是書而先生之原書不可得見故載紫陽書入附錄中

朱子又與梭山書曰前書示諭太極之說反復詳盡然此恐未必生于氣習之偏但是急迫看人文字未及盡彼之情而欲遽申己意是以輕于立論徒爲多說而未必果當于理爾且如太極之說熹謂周先生之意恐學者錯認太極別爲一物故著無極二字以明之此是推原前賢立言之本意所以不厭重複蓋有深指而來諭便謂熹以太極下同一物是則非惟不盡周先生之妙旨而于熹之淺陋妄說亦未察其情矣又謂著無極字便有虛無好高之弊則未知尊兄所謂太極是有形器之物邪

無形器之物耶若果無形而但有理則無極只是無形太極只是有理明矣又安得爲虛無而好高乎熹之愚陋竊願尊兄少賜反復寬心游意必使于其所說如出于吾之所爲者而無纖芥之疑然後可以發言立論而斷其可否則其爲辯也不煩而理之所在無不得矣若一以急迫之意求之則于察理已不能精而于彼之情又不詳盡則徒爲紛紛而雖欲不差不可得矣然只在迫急卽是來諭所謂氣質之弊蓋所論之差處雖不在此然其所以差者則原于此而不可誣矣不審尊意以爲何如子靜歸來必朝夕得欵聚前書所謂異論卒不能合者當已有定說矣恨不得側聽其旁時效管窺以求切磋之益也

顧諟謹案此紫陽答先生之第二書也知先生又有書答

紫陽前書今亦不可得見

梓材謹案梨洲原本此下又有朱子與象山往復五書今以其說較詳移入下卷象山學案

黃東發曰梭山堅苦立學言治家不問貧富皆當取九年熟必有三年蓄之法常以其所入留十之二三備水旱喪葬不測雖忍飢而毋變宗族鄉黨有吉凶事苟財不足以助之惟助以力如先眾人而往後眾人而歸有勞爲之服之毋毀所蓄以變定規如此力行家不至廢而身不至有非理之求其說具有條理殆可推之治國者也江西并子美又號三陸補

文達陸復齋先生九齡

陸九齡字子壽金溪人學者稱爲復齋先生梭山象山其兄弟也十歲喪母哀毀若成人秦氏當國場屋無道程氏學者先生

從故編得其說獨委心焉久之新博士至聞其雅以放逸自許慨然嘆曰此非吾所願學也賦詩徑歸時先生年尚未冠吏部郎襄陵許忻直道清節屏居臨川閉門少所賓接一見先生折輩行與語凡治體之升降舊章之損益前輩聞人之律度軌皆亹亹言之已而許公起守邵陽招先生往所以屬先生者甚厚既歸益肆力于學廣覽博咨深觀默養兄弟自爲師友和而不同休暇則與子弟適場圃習射曰是固男子之事也自是里中士始不敢鄙弓矢爲武夫末藝廬陵有寇警旁郡皆入保請先生主之門人多不悅先生曰古者比閭之長卽五兩之卒士而恥此則豪猾武斷者專之今文移動以軍興從事郡縣欲事之集必假手主者彼乘是取必于里閈亦何所不至凡先生之

所以講明屯禦者皆可為後法而里中盜賊羣相戒曰是家射
命中無取死初先生之父采温公冠昏喪祭儀行之家先生又
繹先志而修明之晨昏伏臘率盥請衽觴豆饎爨閫門千指男
女以班各共其職友弟之風被于鄉社而聞于天下束書入太
學太學知名之士閧聲爭願交屛所挾北面稱弟子者甚衆司
業汪文定公舉為學錄登乾道五年進士釋褐桂陽軍學教授
以母老改調興國軍教授地瀕大江民寒晉罕志學先生不以
職閑自逸端粲擭肅衣冠如臨大衆勸駮引翼士興于學學廪
名存實亡衡書漫漶不可攷先生為覈實催理受輸之法白郡
授有司行之士得其養甫九月以母服去服除調全州教授未
上疾卒先生和順不違物而非意自不能干簡直不徇人而與

居久益有味有請益者從容啟告莫不渙然間有扞格不入者
則引而不發嘗曰人之蔽有難以口舌爭者言之激適固其意
少需未必不自悟也屬纊之日晨興坐牀上與兄弟語猶以天
下學術人才為念少焉正襟端臥而逝東萊志其墓謂先生勇
于求道之時憤悱直前蓋有不由階序者然其所志者大所據
者實公平並觀卻立四顧弗造于平平至粹之地弗措也寶慶
二年特贈朝奉郎直祕閣諡文達先生之高弟曰沈煥

復齋文集 補

聲氣容色應對進退乃致知力行之原不若是而從事于箋注
訓詁之間言語議論之末無乃與古之講學者異與 與張敬夫
近來學者多自私欲速之說又蔽于釋氏一超直入之談往往

棄日用而論心遺倫理而語道逮見聖謨與舍弟書又有即身是道不假擬度之說此又將墮于無底之壑矣　答傅子淵

有終日談虛空語性命而不知踐履之實欣然自以爲有得而卒歸于無所用此藏于異端者也　與沈叔晦

古之君子往往多出于艱難困厄愁憂之中而其學日進某獨日以汨沒觸事接物習情客氣時起于其間　與李德遠

梓材謹案此下有與趙景明一條及謝山案語移入晦翁學案

身體心驗使吾身心與聖賢之言相應擇其最切己者勤而行之　答王漢臣

治人必先治己自治莫大于治氣氣之不平其病不一而忿懥之害爲尤大

釋氏之門亦有教律禪之異禪門亦有五家宗派何況儒釋二教安得強而同之

釋氏大抵以理爲障與吾儒之學天地懸絶 以上與王順伯

人生之迷千種萬類不可名狀而大要皆是利欲李赤入廁天下之樂于是乎在而不知其死于糞穢也 與王申伯

須磊磊落落作大丈夫淨埽平生紕繆意見 與陳德甫

貧者士之常吾友能安之則尊劣無不安者吾心微有不可安則過自此起矣天命固不可損益但自失其本心耳 與柴必勝

不知命無以爲君子此意不可不先講習習到臨利害得失無憂懼心平時胸中泰然無計較心則眞知命矣 與劉淳叟

租賦利害如買絹一項吏廉則民之輸帛易而帛亦不至甚惡

吏貪而受常例則雖甚疏惡者亦不得不受于是有浮巧之民能爲甚薄之帛而加之藥如甚厚者攬子厚取其直于民而薄其價買之以輸于公攬子不敢言受領官不敢退若必使民自輸而書人戶與攬子之名于帛端而毋得使攬子者輸焉則公私兩利而其弊革矣與汪漕

團結禦寇須聚何人可用何兵可戰如何分布營寨如何儲備糧食聽誰統轄如何防堵把截者泛牒前往界前爲害未易悉數與金溪宰

射所以觀德也然后羿善射爲亂臣逢蒙善射亦殺師養由基善射而奪國李廣善射而數奇崔浩不能彎弓杜預射不穿札而皆有成功何邪

銅壺爲漏浮箭爲刻天池以注之平水以平之受水以納之而壺之制盡矣宛以載之蓮以出之華表以正之而箭之體定矣日有十二辰而八十四維閒焉歲有十二月而二十四氣分焉以土圭測日景以磁鍼辨方位而二十四位于是乎正矣日行有南北晝夜有長短而二十一箭于是乎立矣宜無地之殊也而嶽臺以南凡三徙之而箭之不用者六嶽臺以北凡三徙之而箭之增者亦六何也于離之閒于辰或以屬爲前或以屬爲後或分之而兩屬焉磁鍼之辨方位或以爲指午或以爲午之三分丙之七分或以爲丙午之閒

立政致意于常伯常任準人求于周官漫不知何職瑣瑣如攜僕綴衣牧尹亦欽焉以上策問

道者古今之正權者道之用也權之所在卽道之所在又焉有不正者論

祖望謹案復齋先生之集明萬歷中文淵閣尚有之今則亡矣慈溪黃氏日鈔摘其語之精足警後學者及其近乎象山而可議者凡若干條予從而錄之此其語之精者也其可議者亦列于左

某日與兄弟講習往往及于不傳之旨天下所未嘗講者與汪德占

荀卿楊雄韓愈皆不世出至言性則戾近世巨儒性理之論猶或有安某乃稽百氏異同之論出入于釋老反覆乎孔子子思孟子之言潛思而獨究之煥然有明焉窮天地亙萬世無易乎

此也然世無是學難以諭人

離形色而言性離視聽言動而言仁非知性者以上與章彥節

竊不自揆使天欲平治天下當今之世舍我其誰苟不用于今則成就人才傳之學者與王順伯

鶖湖示同志詩

孩提知愛長知欽古聖相傳只此心大抵有基方築室未聞無址忽成岑留情傳注翻榛塞著意精微轉陸沈珍重友朋勤切琢須知至樂在于今

象山和韻詩墟墓興哀宗廟欽斯人千古不磨心涓流積至滄溟水拳石崇成太華岑易簡工夫終久大支離事業竟浮沈欲知自下升高處眞僞先須辨只今

紫陽和韻詩德義風流夙所欽別離三載更關心偶扶藜杖出寒谷又枉籃輿度遠岑舊學商量加邃密新知培養轉深沈卻愁說到無言處不信人間有古今

百家謹案鵞湖之會此三詩乃三先生所論學旨者其不合與論無極同蓋二陸詩有支離之詞疑紫陽爲訓詁紫陽詩有無言之說譏二陸爲空門兩家門人遂以成隙至造作言語以相訾毀然紫陽晚年乃有見于學者支離之弊屢見于所與朋友之書札考全集內不啻七八九通而陸子亦有追維曩昔麤心浮氣徒致參辰之語見于與東萊之文以是知盈科而後進其始之流不礙殊途其究朝宗于海同歸一致矣乃謂朱陸終身不能相一豈惟不知

象山有克己之勇亦不知紫陽有服善之誠篤志于爲己者不可不深考也

顧禔謹案淳熙二年呂東萊約先生及象山紫陽會于廣信之鵝湖寺先生謂象山曰伯恭約元晦爲此集正爲學術異同某兄弟先自不同何以望鵝湖之同遂與象山議論致辯又令象山自說至晚罷先生曰子靜之說是又早象山請先生說先生曰某無說夜來思之子靜之說極是方得一詩云孩提知愛長知欽云云象山曰詩甚嘉但第二句微有未安先生曰說得恁地又道未安更要如何象山曰不妨一同起行及至鵝湖會東萊首問先生別後新功先生舉詩纔四句紫陽顧東萊曰子壽早已上子靜船

了也舉詩罷遂致辯于先生象山曰某塗中和得家兄此詩云墟墓興哀宗廟欽云云紫陽雖和韻大不懌朱書云鵞湖講道誠當今盛事然紫陽之門人謂以支離見斥恚不能平訴詈譏起此朱陸之異于此益甚矣

附錄

象山語錄曰復齋家兄一日見問云吾弟今在何處做工夫某答云在人情事勢物理上做些工夫復齋應而已若知物價之低昂與夫辨物之美惡眞僞則吾不可不謂之能然吾之所謂做工夫非此之謂也

朱子答張南軒曰子壽兄弟氣象甚好其病卻在盡廢講學而專務踐履于踐履中要人提撕省察悟得本心此爲病之大旨

要其操持謹質表裏不二實有以過人者惜乎自信太過規模窘狹不得取人之善將流于異學而不自知耳

百家謹案從踐履操持立脚恐不得指爲大病但盡廢講學自信太過正是踐履操持一累耳若使純事講學而于踐履操持不甚得力同一偏勝較之其病孰大孰小乎

顧諟謹案朱子此書非指踐履操持之卽將流于異學也特嫌陸氏之信心太過耳若論朱子平日嘗謂司馬溫公之學只恁將去無致知一段似于溫公亦有不足矣然考滄洲精舍祝文則云周程授受萬里一源曰邵曰張爰及司馬學雖殊轍道則同歸遂以溫公上班周程張邵以侑宣聖衆陽豈專重致知而不重力行者但先生兄弟之尊

德性亦非不致知之人

楊開沅謹案鵞湖之會論及敎人朱子之意欲令人泛觀博覽而後歸之約二陸之意欲先發明人之本心而後使之博覽朱以陸之敎人爲太簡陸以朱之敎人爲支離此兩不相合之由也然亦不過各欲明其道耳考朱子集中有祭陸子壽教授文云學非私說惟道是求苟誠心而擇善雖異序而同流如我與兄少不並遊蓋一生而再見遂傾倒以濶綣念昔鵞湖之下實云識面之初兄命駕而鼎來載季氏而與俱出新篇以示我意懇懇而無餘厭世學之支離新易簡之規模顧予聞之淺陋中獨疑而未安始聽熒于胸次卒紛繳于談端徐度兄之不可遂以辭屈又

知兄必將返而深觀遂逡巡而旋返悵猶豫而盤旋別來幾時兄以書來審前說之未定曰予言之可懷逮予辭官而未獲停驂道左之僧齋兄乃枉車而來教相與極論而無猜自是以還道合志同何風流而雲散乃一西而一東蓋曠歲以索居僅尺書之兩通期杖屨之肯顧或慰滿乎予衷屬者乃聞兄病在牀亟函書而問訊并裹藥而攜將曾往使之未返何來音之不祥驚失聲而隕涕沾予袂以淋浪嗚呼哀哉今茲之歲非龍非蛇何獨賢人之不淑屢興吾黨之深嗟惟兄德之尤粹儼中正而無邪嗚呼哀哉兄則已矣此心實存炯然參倚可覺惰昏孰泄予哀一慟寢門緘辭千里侑此一尊觀此可知朱陸晚年合一卽是

文不足爲定據乎

東萊柬晦庵曰子壽前日經過留此二十餘日幡然以鵝湖前見爲非（梓材案謝山所錄東萊集作所見爲非）甚欲著實看書講論心平氣下相識中甚難得也

祖望謹案東萊與同甫書亦云子壽極務實有工夫

晦庵答曰子靜似猶有舊來意思子壽言其雖已轉步而未曾移身回思鵝湖講論氣勢今何止十去七八耶

先生歿東萊又與晦翁帖曰陸子壽不起可痛篤學力行深知舊學之偏（梓材案謝山所錄東萊集作舊習之非）求益不已乃止于此于後學極有所係也

劉靜春曰陸子壽兄弟之學頗宗無垢　補

黄東發曰復齋之學大抵與象山相上下象山以自己之精神爲主宰復齋就天賦之形色爲躬行皆以講不傳之學爲己任皆謂當今之世舍我其誰掀動一時聽者多靡所不同者象山多怒罵復齋覺和平耳復齋之文猶多精語足警後學而自譽其所得則在性學至謂窮天地亙萬古無以易而世無其學雖以語人視孔子之言性潸然一語而止者幾張皇矣夫既不語世莫得聞他日又謂外形色言天性外視聽言動言仁皆非知性者復齋所明性學儻在于是乎然形色固天性也而睟面盎背亦必有其所以然者視聽言動之以禮固所以爲仁也而勿視勿聽勿言勿動亦必有主宰乎其中者矣復齋之言視孔孟似頗直截也東萊誌其墓謂勇于求道有不由階序者殆確論

云復齋分教興國纔九月弟子員纔十五人才志不獲少見于世寶慶二年賜謚文達遂與象山號二陸補

祖望謹案東萊謂復齋家庭講學和而不同則固有不盡諧于象山者象山縱極口稱復齋然語錄中謂董元息被教授教解論語又壞了則固有不盡諧于復齋者而大略以不傳之學爲己任以舍我其誰自居則相同若東發謂形色必有其所以然者視聽言動必有其主宰于中者則復齋亦原未嘗抹殺此一層未可以詆之也特其詞氣有未圓者要之陸氏兄弟賢知之過辭氣多有過高遂成語病而其倚天壁立足以振起人之志氣其功亦不可沒

文安陸象山先生九淵別爲象山學案

梭山門人道鄉再傳

嚴先生松

嚴松字松年臨川人初師梭山先生其後遂爲存齋弟子先生所錄陸子論學語其載鵞湖之會甚詳嘗對陸子始終習聖優劣之說以爲但有先後無有優劣孟子所以云其至爾力其中非爾力乃是行文如此不成道其至爾力也其中爾巧也然畢竟致知在先力行在後故曰始終陸子然其言先生于陸子門下視傅夢泉輩聲譽稍次然其造詣較平正云

附錄

松年嘗問梭山孟子說諸侯以王道行王道以崇周室乎行王道以得天位乎梭山曰得天位松年曰豈教之篡奪乎梭山曰

民爲貴社稷次之君爲輕象山歎曰家兄平日無此議論曠古以來無此議論松年曰伯夷不見此理武周見得此理一日象山歎道之將廢自孔孟之生不能回天而易命又歎柏舟松年爲涕泗沾襟少閒又歎東皇太一雲中君松年悲泣不堪而能

徐先生仲誠 別見槐堂諸儒學案

復齋門人 襄陵再傳

端獻沈定川先生煥 別爲廣平定川學案

正獻袁絜齋先生燮 別爲絜齋學案

曾先生滂 附子極

李先生纓 合傳

曾滂字孟博臨川人也爲人質直剛烈長于象山五六歲而與

文達年相若是時陸子兄弟初談性命之學四方人士宗之者
侚少先生首師文達與李纓德章爲弟子冠象山甚愛重之子
極字景建紹其家學其後以詩案謫道州語在宋史羅必元傳
卒于謫所李微之爲上言得歸葬所著有金陵百詠舂陵小雅
修

曹无妄先生建

萬先生人傑 並見滄洲諸儒學案

知州李先生修己 別見二江諸儒學案

隱君饒止翁先生延年

通判劉淳叟堯夫 並見槐堂諸儒學案

李氏門人 襄陵三傳

司戶劉南堂先生斌別見槐堂諸儒學案

宋元學案卷五十七終

象山學案表

陸九淵 庸齋梭山復齋弟艾軒講友上蔡震澤横浦林竹軒續傳 ── 子持之 ── 裴元老 別見鶴山學案

楊簡 別爲慈湖學案

袁燮 別爲絜齋學案

舒璘 別爲廣平定川學案

舒琥

舒琪 並見廣平定川學案

傅夢泉

傅子雲

鄧約禮

黃叔豐 並爲槐堂諸儒學案

嚴松別見梭山復齋學案

胡大時

蔣元夫並見嶽麓諸儒學案

李耆壽

曹建

萬人傑

劉孟容

劉定夫

曾祖道

符敘並見滄洲諸儒學案

沈炳別見廣平定川學案

又六十一人並見槐堂諸儒學案

私淑趙彥肅

喻仲可 別見槐堂諸儒學案

姚宏中

湯中 別爲存齋晦靜息庵學案

周可象

程紹開 別見存齋晦靜息庵學案

胡長孺 別見木鍾學案

汪深

吳澄 別爲草廬學案

陳苑 別爲靜明寶峯學案

並陸學續傳

劉清之 別爲淸江學案

李浩
子 繭

鄧約禮 並見槐堂諸儒學案

王厚之

楊庭顯
子 簡 別爲慈湖學案

舒璘 別爲廣平定川學案

豐誼
子 有俊 別見槐堂諸儒學案

羅點

黃文晟 附見槐堂諸儒學案

劉恭 別見廬陵學案

並象山學侶

徐誼

陳葵 並爲徐陳諸儒學案

並象山同調

宋元學案卷五十八

餘姚黃宗羲原本　　後學慈谿馮雲濠校刊
男百家纂輯　　鄞縣王梓材重校
鄞縣全祖望修定　　道州何紹基重刊

象山學案

祖望謹案象山之學先立乎其大者本乎孟子足以砭末俗口耳支離之學但象山天分高出語驚人或失于偏而不自知是則其病也程門自謝上蔡以後王信伯林竹軒張無垢至于林艾軒皆其前茅及象山而大成而其宗傳亦最廣或因其偏而更甚之若世之耳食雷同固自以爲能羽翼紫陽者竟詆象山爲異學則吾未之敢信述象山

學案梓材案黃氏本以是卷爲金溪學案之三謝山則稱爲象山學案

艾軒講友

文安陸象山先生九淵

陸九淵字子靜自號存齋金溪人梭山復齋之弟也三四歲時問其父賀天地何所窮際父奇之聞人誦伊川語自覺若傷我者嘗曰伊川之言奚爲與孔子孟子之言不類讀論語即疑有子之言支離他日讀古書至宇宙二字解者曰四方上下曰宇往古來今曰宙忽大省曰宇宙內事乃已分內事已分內事乃宇宙內事又嘗曰東海有聖人出焉此心同也此理同也西海有聖人出焉此心同也此理同也南海北海有聖人出焉此心同也此理同也千百世之上有聖人出焉此心同也此理同也

千百世之下有聖人出焉此心同也此理同也乾道八年登進士第爲呂東萊所識始至行都從遊者甚衆先生能知其心術之微言中其情多至汗下亦有相去千里素無雅故聞其概而盡得其爲人語學者曰念慮之不正者頃刻而知之即可以正念慮之正者頃刻而失之即爲不正有可以形迹觀者有不可形迹觀者必以形迹觀人則不足以知人必以形迹繩人則不足以教人又曰今天下學者惟有兩途一途樸實一途議論足以明人心之邪正破學者窟宅矣一生飯次交足飯既先生謂之曰汝適有過知之乎生曰已省其規矩之嚴又如此淳熙元年授靖安主簿丁憂服闋調崇安九年以侍從薦除國子正遷敕命所刪定官輪對除將作監丞給事王信疏駁主管台州崇

道觀既歸學者愈盛每詣城邑環坐二三百人至不能容結茅象山學徒復大集居山五年來見者案籍踰數千人紹熙二年除知荆門軍故事太守下車必先謁約束延賓受牒皆有日期吏以白先生曰安用是賓至卽見持牒卽入無早暮于是下情盡達兩造有不持狀對辯求決者郡已大治荆門素無城壁先生以爲四戰之地遂議築之二旬而畢郡于上元設醮爲民祈福先生乃會吏民講洪範斂福錫民一章以代之發明人心之善所以自求多福者聽者莫不曉然至有泣下者三年卒官年五十四嘉定十年賜諡文安雲濠案先生著有象山集三十二卷附語錄四卷

宗羲案先生之學以尊德性爲宗謂先立乎其大而後天之所以與我者不爲小者所奪夫苟本體不明而徒致功于外

索是無源之水也同時紫陽之學則以道問學爲主謂格物窮理乃吾人入聖之階梯夫苟信心自是而惟從事于覃思是師心之用也兩家之意見旣不同逮後論太極圖說先生之兄梭山謂不當加無極二字于太極之前此明背孔子且并非周子之言紫陽謂孔子不言無極而周子言之蓋實有見太極之眞體不言者不爲少言之者不爲多先生爲梭山反復致辯而朱陸之異遂顯繼先生與兄復齋會紫陽于鵞湖復齋倡詩有留情傳注翻榛塞著意精微轉陸沈之句先生和詩亦云易簡工夫終久大支離事業竟浮沈紫陽以爲譏己不懌而朱陸之異益甚（梓材案鵞湖之會在淳熙二年鹿洞之講在八年已在其後太極之辯在十五年又在其後黎洲說未免倒置）于是宗朱者詆陸爲狂禪宗陸者以

朱爲俗學兩家之學各成門戶幾如冰炭矣嗟乎聖道之難明濂洛之後正賴兩先生繼起共扶持其廢墜胡乃自相齟齬以致蔓延今日猶然借此辨同辨異以爲口實寧非吾道之不幸哉雖然二先生之不苟同正將以求夫至當之歸以明其道于天下後世非有嫌隙于其間也道本大公各求其是不敢輕易唯諾以隨人此尹氏所謂有疑于心辨之弗明弗措豈若後世口耳之學不復求之心得而苟焉以自欺泛然以應人者乎况攷二先生之生平自治先生之尊德性何嘗不加功于學古篤行紫陽之道問學何嘗不致力于反身修德特以示學者之入門各有先後曰此其所以異耳然至晚年二先生亦俱自悔其偏重稽先生之祭東萊文有曰比

年以來觀省加細追維曩昔麤心浮氣徒致參辰豈足酬義
蓋自述其過于鵞湖之會也與諸弟子書嘗云道外無事事
外無道而紫陽之親與先生書則自云邇來日用工夫頗覺
有力無復向來支離之病其別與呂子約書云孟子言學問
之道惟在求其放心而程子亦言心要在腔子裏今一向耽
著文字令此心全體都奔在冊子上更不知有己便是箇無
知覺不識痛癢之人雖讀得書亦何益于我事邪與何叔京
書云但因其良心發見之微猛省提撕使此心不昧則是做
工夫底本領本領既立自然下學而上達矣若不見于良心
發見處渺渺茫茫恐無下手處也又謂多識前言往行固君
子所急近因反求未得箇安穩處卻始知此未免支離與吳

伯豐書自謂欠卻涵養本原工夫與周叔謹書某近日亦覺向來說話有太支離處反身以求正坐自己用功亦未切耳因此減去文字工夫覺得閒中氣象甚適每勸學者亦且看孟子道性善求放心兩章著實體察收拾此心為要又答呂子約云覺得此心存亡只在反掌之間向來誠是太涉支離若無本以自立則事事皆病耳豈可一向汨溺于故紙堆中使精神昏蔽而可謂之學又書年來覺得日前為學不得要領自身做主不起反為文字奪卻精神不為小病每一念之惕然自懼且為朋友憂之若只如此支離漫無統紀展轉迷惑無出頭處觀此可見二先生之虛懷從善始雖有意見之參差終歸于一致而無閒更何煩有餘論之紛紛乎且夫講

學者所以明道也道在撙節退讓大公無我用不得好勇鬬很于其閒以先自居于悖戾二先生同植綱常同扶名敎同宗孔孟卽使意見終于不合亦不過仁者見仁知者見知所謂學焉而得其性之所近原無有背于聖人矧夫晚年又志同道合乎柰何獨不睹二先生之全書從未究二先生之本末糠粃瞇目强附高門淺不自量妄相詆毀彼則曰我以助陸子也此則曰我以助朱子也在二先生豈屑有此等庸妄無謂之助己乎昔先子嘗與一友人書子自負能助朱子排陸子與亦曾知朱子之學何如陸子之學何如也假令當日鵞湖之會朱陸辯難之時忽有蒼頭僕子歷階升堂捽陸子而毆之曰我以助朱子也將謂朱子喜乎不喜乎定知朱子

必且撻而逐之矣子之助朱子也得無類是

百家謹案子輿氏後千有餘載繼斯道之墜緒者忽破暗而有周程周程之後曾未幾旋有朱陸誠異數也然而陸主乎尊德性謂先立乎其大則反身自得百川會歸矣朱主乎道問學謂物理既窮則吾知自致滃霧消融矣二先生之立教不同然如詔入室者雖東西異戶及至室中則一也何兩家弟子不深體究出奴入主論辯紛紛而至今借媒此徑者動以朱陸之辨同辨異高自位置爲岑樓之寸木觀答諸葛誠之書云示諭競辯之論三復悵然愚深欲勸同志者兼取兩家之長不輕相詆毀就有未合亦且置勿論而力勉于吾之所急又復包顯道書南渡以來八

字著脚理會實工夫者惟某與陸子靜二人而已某實敬其爲人老兄未可以輕議之也世儒之紛紛競辯朱陸者曷勿卽觀朱子之言

謝山淳熙四先生祠堂碑文曰予嘗觀朱子之學出于龜山其教人以窮理爲始事積集義理久當自然有得至其所聞所知必能見諸施行乃不爲玩物喪志是卽陸子踐履之說也陸子之學近于上蔡其教人以發明本心爲始事此心有主然後可以應天地萬物之變至其戒束書不觀游談無根是卽朱子講明之說也斯蓋其從入之途各有所重至于聖學之全則未嘗得其一而遺其一也是故中原文獻之傳聚于金華而博雜之病朱子嘗以之戒大

愚則詆窮理爲支離之末學者陋矣以讀書貫爲充塞仁義之階陸子輒咎顯道之失言則詆發明本心爲頓悟之禪宗者過矣夫讀書窮理必其中有主宰而後不惑固非可徒以泛濫爲事故陸子教人以明其本心在經則本于孟子擴充四端之教同時則正與南軒察端倪之說相合心明則本立而涵養省察之功于是有施行之地原非若言頓悟者所云百斤擔子一齊放者也

語錄

夫子曰吾十有五而志于學今千百年無一人有志也是怪他不得志箇甚底須是有智識然後有志願

人要有大志常人汨沒于聲色富貴間良心善性都蒙蔽了今

人如何便解有志須先有智識始得

學者大約有四樣一雖知學路而恣情縱慾不肯爲一畏其事大且難而不爲者一求而不得其路一未知路而自謂能知

凡欲爲學當先識義利公私之辨今所學果爲何事人生天地閒爲人自當盡人道學者所以爲學學爲人而已非有爲也

今人畧有些氣燄者多只是附物原非自立也若某則不識一箇字亦須還我堂堂地做箇人

志于聲色利達者固是小勦摸人言語底與他一般是小

大凡爲學須要有所立論語云己欲立而立人卓然有不爲流俗所移乃爲有立須思量天之所以與我者是甚底爲還是要做人否理會得這箇明白然後方可謂之學問

人生天地閒如何植立

循頂至踵皆父母之遺體俯仰乎天地之閒惕然朝夕求寡乎愧怍而懼弗能儻可庶幾于孟子之塞乎天地而與聞夫子人爲貴之說耳

上是天下是地人居其閒須是做得人方不枉

要當軒昂奮發莫恁地沈埋在卑陋凡下處

此理在宇宙閒何嘗有所礙是你自沈埋自蒙蔽陰陰地在箇陷穽中更不知所謂高遠底要決裂破陷穽窺測破羅網

激厲奮迅決破羅網焚燒荆棘蕩夷污澤

彘雞終日營營無超然之意須是一刀兩斷何故縈縈如此縈縈底討箇甚麽

仰首攀南斗翻身依北辰舉頭天外望無我這般人

學者須是打疊田地淨潔然後令他奮發植立若田地不淨潔則奮發植立不得古人為學即讀書然後為學可見然田地不淨潔亦讀書不得若讀書則是假寇兵資盜糧

大世界不享卻要占箇小蹊小徑子大人不做卻要為小兒態可惜

與小後生說話雖極高極微無不聽得與一輩老成說便不然以此見過無巧只是那心不平底人揣度便失了

顧諟謹案為學之要首在立志志不立是猶欲築室無其基也縱與之言學無處可說所謂朽木糞土不可雕朽第懼人患此病證故須先激發其志氣使之知自奮厲而後

有門路進步可入故類集先生發動開導人語載之于首

　　盡令人知憤而後可啟也

論語中多有無頭柄底說話如知及之仁不能守之之類不知所及守者何事如學而時習之不知時習者何事非學有本領未易讀也苟學有本領則知之所及者及此也仁之所守者守此也時習者習此也說者說此樂者樂此如高屋之上建瓴水矣學苟知本六經皆我註腳

道徧滿天下無些小空闕四端萬善皆天之所予不勞人妝點但是人自有病與他人隔了

人爲學甚難天覆地載春生夏長秋斂冬肅俱此理人居其閒無靈識此理如何解得

此理塞宇宙所謂道外無事事外無道舍此而別有商量別有趣向別有規模別有形迹別有行業別有事功則與道不相干則是異端則是利欲謂之陷溺謂之舊窠說只是邪說見只是邪見

宇宙不曾限隔人人自限隔宇宙

萬物森然于方寸之閒滿心而發充塞宇宙無非此理

小心翼翼昭事上帝上帝臨女無貳爾心此理誠塞宇宙如何由人杜撰得文王敬忌若不如此敬忌箇甚麼

夫子曰由知德者鮮矣要知德臯陶言亦行有九德然後乃言曰載采采事固不可不觀然畢竟是末自養者亦須養德養人亦然自知者亦須知德知人亦然不于其德而徒繩檢于其外

行與事之間將使人作僞

學者要知所好此道甚大人多不知好之只愛事骨董君子之道淡而不厭朋友之相資須助其知所好者若引其逐外卽非也

君子之道淡而不厭淡味長有滋味便是欲

人不肯只如此須要有箇說話今時朋友盡須要箇說話去講其他體盡有形惟心無形然何故能搬制人如此之甚

人心只愛去泊著事教他棄事時如猢猻失了樹便無住處

人不肯心閒無事居天下之廣居須要去逐外著一事印一說方有精神

心不可汨一事只自立心人心本來無事胡亂被事物牽將去

若是有精神即時便出便好若一向去便壞了

格物者格此者也伏羲仰象俯法亦先于此盡力焉耳不然所謂格物末而已矣

顧諟謹案世閒非無有志爲學之士顧往往有拘牽于文義依傍格式自謂能謹守操持無背正道而于自心自性昧卻靈根此如水浸石子終身無長進之日吾人爲學究致無成者大率患此故次之以指點人語使人求其本心反躬自悟不向沿門乞火此志學已後之進境也

此道非爭競務進者能知惟靜退者可入

人之精爽負于血氣其發露于五官者安得皆正不得明師良友剖剝如何得去其浮僞而歸于眞實又如何能得自省自覺

大丈夫事豈當兒戲

大人凝然不動不如此小家相

某之取人喜其忠信誠慤言似不能出口者談論風生他人所取者某甚惡之

涓涓之流積成江河泉源方動雖只有涓涓之微去江河尚遠卻有成江河之理若能混混不舍晝夜如今雖未盈科將來自盈科如今雖未放乎四海將來自放乎四海如今雖未會其有極歸其有極將來自會其有極歸其有極然學者不能自信見夫標末之盛者便自荒忙舍其涓涓而趨之卻自壞了曾不知我之涓涓雖微卻是真彼之標末雖多卻是偽恰似檐水來相似其涸可立而待也故吾嘗舉俗諺教學者云一錢做單客兩

錢做變客

學問不得其綱則是二君一民等是恭敬若不得其綱則恭敬是君此心是民若得其綱則恭敬者乃保養此心也

人精神在外至死也勞攘須收拾作主宰收得精神在內當惻隱即惻隱當羞惡即羞惡誰欺得你誰瞞得你見得端的後常涵養是甚次第

有一段血氣便有一段精神有此精神卻不能用反以害之非是精神能害之但以此精神居廣居立正位行大道

道可謂尊可謂重可謂明可謂高可謂大人卻不自重纔有毫髮恣縱便是私欲與此全不相似

自立自重不可隨人腳跟學人言語

君子役物小人役于物夫權皆在我若在物卽爲物役矣

志小不可以語大人事

今一切去了許多繆妄勞攘磨礱去圭角浸潤著光精與天地合其德云云豈不樂哉

人共生乎天地之閒無非同氣扶其善而沮其惡義所當然安得有彼我之意又安得有自爲之意

有志于道者當造次必于是顚沛必于是凡動容周旋應事接物讀書考古或動或靜莫不在是

有懶病也是其道有以致之我治其大而不治其小一正則百正恰如坐得不是我不責他坐得不是便是心不在道若心在道時顚沛必于是造次必于是豈解坐得不是只在勤與惰爲

與不爲之間

小心翼翼昭事上帝上帝臨女無貳爾心戰戰兢兢那有閒管時候

精神不運則愚血脈不運則病

志固爲氣之帥然至于氣之專一則亦能動志故不但言持其志又戒之以無暴其氣也居處飲食適節宜之宜視聽言動嚴邪正之辨皆無暴其氣之功也

凡事莫如此滯滯泥泥某平生于此有長都不去著他事凡事累自家一毫不得每理會一事時血脈骨髓都在自家手中然我此中卻似箇閑閑散散全不理會事底人不陷事中

內無所累外無所累自然自在纔有一些子意便沈重了徹骨

徹髓見得超然于一身自然輕清自然靈大

優裕寬平即所存多思慮亦正求索太過即所存少思慮亦不正

學者不可用心太緊深山有寶無心于寶者得之

窮究磨煉一朝自省

利害毀譽稱譏苦樂能動搖人釋氏謂之八風

處家遇事須著去做若是褪頭便不是子弟之職已缺何以謂學

莫厭辛苦此學脉也

某今亦教人做時文亦教人去試亦愛好人發解之類要曉此意是爲公不爲私

棋所以長吾之精神瑟所以養我之德性藝卽是道

人之所以病道者一資稟二漸習

惟精惟一須要如此涵養

若是聖人亦逞一些子精彩不得

大綱提掇來細細理會去如魚龍游于江海之中沛然無礙

顧諟謹案世閒學人非無見頭明亮得窺悟本體者然無仁守之功徒憑藉虛見侈然自足將所謂知及之者雖得亦失矣此種之患更易染人苟不知洗滌瀏刷其始也望空捉影畫餅不可以充飢其究也鹵莽猖狂認野葛爲滋味流毒可勝道哉故終摘類鍛人語俾人知卽知卽行而後其知不爲虛見也

梓材謹案梨洲所錄象山語錄九十五條今移爲附錄者十四條移入復齋學案一條移入滄洲諸儒三條移入槐堂諸儒十一條又案象山與當時諸子論學書具載集中謝山必多采錄特其稿未全

白鹿洞講義 補

子曰君子喻于義小人喻于利

此章以義利判君子小人辭旨曉白然讀之者苟不切己觀省亦恐未能有益也某平日讀此不無所感竊謂學者于此當辨其志人之所喻由其所習所習由其所志志乎義則所習者必在于義所習在義斯喻于義矣志乎利則所習者必在于利所習在利斯喻于利矣故學者之志不可不辨也科舉取士久矣名儒鉅公皆由此出今爲士者固不能免此然場屋之得失顧其技與有司好惡如何耳非所以爲君子小人之辨也而今世

以此相尙使汩沒于此而不能自拔則終日從事者雖曰聖賢之書而要其志之所鄉則有與聖賢背而馳者矣推而上之則又惟官資崇卑祿廩厚薄是計豈能悉心力于國事民隱以無負于任使之者哉從事其閒更歷之多講習之熟安得不有所喻顧恐不在于義耳誠能深思是身不可使之爲小人之歸其于利欲之習怛焉爲之痛心疾首專志乎義而日勉焉博學審問愼思明辨而篤行之由是而進于場屋其文必皆道其平日之學胸中之蘊而不詭于聖人由是而仕必皆供其職勤其事心乎國心乎民而不爲身計其得不謂之君子乎

朱子跋曰熹率僚友與其至于白鹿書堂請得一言以警學者子靜既不鄙而惠許之至其所以發明敷暢則又懇到明

白而皆有以切中其隱微深痼之病聽者莫不悚然動心焉于此反身而深察之則庶乎其可以不迷入德之方矣

辯太極圖說書

象山與朱子曰往歲覽尊兄與梭山家兄書嘗因南豐便人僭易致區區兼復書許以卒請不勝幸甚古之聖賢惟理是視堯舜之聖而詢于芻蕘曾子之易簀蓋得于執燭之童子彖九二曰納婦吉苟當于理雖婦人孺子之言所不棄也孟子曰盡信書不如無書吾于武成取二三策而已矣或乖理致雖出古書不敢盡信也智者千慮或有一失愚者千慮或有一得人言豈可忽哉梭山兄謂太極圖說與通書不類疑非周子所爲不然則或是其學未成時所作不然則或是傳他人之文後人不辨

也蓋通書理性命章言中焉止矣二氣五行化生萬物五殊二實二本則一曰一曰中卽太極也未嘗于其上加無極字動靜章言五行陰陽太極亦無無極之文假令太極圖說是其所傳或其少時所作則作通書時不言無極蓋已知其說之非矣此言殆未可忽也兄謂梭山急迫看人文字未能盡彼之情而欲遽申己意是以輕于立論徒爲多說而未必果當于理大學曰無諸己而後非諸人人無古今智愚賢不肖皆言也皆文字也觀兄與梭山之書已言能酬斯言矣尙何以責梭山哉尊兄向與梭山書云不言無極則太極同于一物而不足爲萬化根本不言太極則無極淪于空寂而不能爲萬化根本夫太極者實有是理聖人從而發明之耳非以空言立論使後人簸弄于頰

舌紙筆之間也其爲萬物根本固自素定其足不足能不能豈以人言不言之故耶易大傳曰易有太極聖人言有今乃言無何也作大傳時不言無極太極何嘗同于一物而不足爲萬化根本耶洪範五皇極列在九疇之中不言無極太極亦何嘗同于一物而不足爲萬化根本耶太極固自若也尊兄只管言來言去轉加糊塗此眞所謂輕于立論徒爲多說而未必果當于理也兄號句句而論字字而議有年矣宜益工益密立言精確足以悟疑辯惑乃反疏脫如此宜有以自反矣後書又謂無極卽是無形太極卽是有理周先生恐學者錯認太極別爲一物故著無極二字以明之大傳曰形而上者謂之道又曰一陰一陽之謂道一陰一陽已是形而上者況太極乎曉文義者舉知

之矣自有大傳至今幾年未聞有錯認太極別爲一物者設有愚謬至此奚啻不能以三隅反何足上煩老先生特地于太極上加無極二字以曉之乎且極字亦不可以形字釋之蓋極者中也言無極則是猶言無中也是奚可哉若懼學者泥于形氣而申釋之則宜如詩言上天之載而于下贊之曰無聲無臭可也豈宜以無極字加于太極之上朱子發謂濂溪得太極圖于穆伯長伯長之傳出于陳希夷其必有攷希夷之學老氏之學也無極二字出于老子知其雄章吾聖人之書所未有也老子首章言無名天地之始有名萬物之母而卒同之此老氏宗旨也無極而太極卽是此旨老氏學之不正見理不明所蔽在此見于此學用力之深爲日之久曾此之不能辨何也通書中焉

止矣之言與此昭然不類而兄曾不之察何也太極圖說以無極二字冠首而通書終篇未嘗一及無極字二程言論文字至多亦未嘗一及無極字假令其初實有是圖觀其後來未嘗一及無極字可見其道之進而不自以爲是也兄今攷訂註釋表顯尊信如此其至恐未得爲善祖述者也潘清逸詩文可見矣彼豈能知濂溪者明道伊川親師承濂溪當時名賢居潘右者亦復不少濂溪之誌卒屬于潘可見其子孫之不能世其學也兄何據之篤乎梭山兄之言恐未宜忽也孟子與墨者夷之辯則據其愛無差等之言與許行辯則據其與民並耕之言與告子辯則據其義外與人性無分于善不善之言未嘗泛爲料度之說兄之論辯則異于是如某今者所論則皆據尊兄書中要

語不敢增損或稍用尊兄泛辭以相繩糾者亦差有證據抑所謂夫民令而後得反之也兄書令梭山寬心游意反復二家之言必使于其所說如出于吾之所爲者而無纖芥之疑然後可以發言立論而斷其可否則其爲辯也不煩而理之所在無不得矣彼方深疑其說之非則又安能使之如出于其所爲者而無纖芥之疑哉若其如出于吾之所爲者而無纖芥之疑則無不可矣尙何論之可立否之可斷哉兄之此言無乃亦少傷于急迫而未精邪兄又謂一以急迫之意求之則于察理已不能精而于彼之情又不詳盡則徒爲紛紛雖欲不差不可得矣殆夫子自道也向在南康論兄所解告子不得于言勿求于心一言非是兄令某平心觀之某嘗答曰甲與乙辯方各是其說甲

則曰願某乙平心也乙亦曰願某甲平心也平心之說恐難明白不若據事論理可也今此急迫之說寬心游意之說正相類耳論事理不必以此等壓之然後可明也梭山氣稟寬緩觀書未嘗草草必優游諷詠耐久紬繹今以急迫指之雖他人亦未喻也夫辨是非別邪正決疑似固貴于峻潔明白若乃料度羅織文致之辭願兄無易之也梭山兄所以不復致辯者蓋以兄執己之意甚固而視人之言甚忽求勝不求益也某則以爲不然每兄平日惓惓于朋友求箴規切磨之益蓋亦甚至獨羣雌孤雄人非惟不敢以忠言進于左右亦未有能爲忠言者言論之橫出其勢然耳向來相聚每以不能副兄所期爲媿比者自謂少進方將圖合并而承教今兄爲時所用進退殊路合并未

可期也又嘗許其吐露輒寫此少見區區爲意不以爲然幸不憚下教正遠惟爲國保愛倚需柄用以澤天下

顧諟謹案梭山與紫陽論太極往還各兩書之後梭山以爲求勝不求益遂不復致辯而象山則以爲道一而已不可不明于天下後世故代爲梭山辯之

朱子答曰前書誨諭之悉敢不承教所謂古之聖賢惟理是視言當于理雖婦人孺子有所不棄或乖理致雖出古書不敢盡信此論甚當非世儒淺見所及也但䆠竊謂言不難擇而理未易明若于理實有所見則于人言之是非不翅白黑之易辨固不待訊其人之賢否而爲去取不幸而吾之所謂理者或但出于一已之私見則恐其所取舍未足以爲羣言

之折衷也況理既未明則于人之言恐亦未免有未盡其意者又安可以遽詆古書爲不足信而直任胸臆之所裁乎來書反復其于無極太極之辯詳矣然以熹觀之伏羲作易自一畫以下文王演易自乾元以下皆未嘗言太極也而孔子言之孔子贊易自太極以下未嘗言無極也而周子言之夫先聖後聖豈不同條而共貫哉若于此有以灼然實見太極之眞體則知不言者不爲少而言之者不爲多矣何至若此之紛紛哉今既不然則吾之所謂理者恐其未足以爲羣言之折衷又況于人之言有所不盡者又非一二而已乎既蒙不鄙而教之熹亦不敢不盡其愚也且夫大傳之太極者何也即兩儀四象八卦之理具于三者之先而蘊于三者之內

者也聖人之意正以其究竟至極無名可名故特謂之太極猶曰舉天下之至極無以加此云爾初不以其中而命之也至如北極之極屋極之極皇極之極民極之極諸儒雖有解爲中者蓋以此物之極當在此物之中非指極字而訓之以中也極者至極而已以有形者言之則其四方八面合輳將來到此築底更無去處從此推出四方八面都無向背一切停勻故謂之極耳後人以其居中而能應四外故指其處而以中言之非以其義爲可訓中也至于太極則又初無形象方所之可言但以此理至極而謂之極耳今乃以中名之則是所謂理有未明而不能盡乎人言之意者一也通書理性命章其首二句言理次三句言性次八句言命故其章內無

此三字而特以三字名其章以表之則章內之言固已各有所屬矣蓋其所謂靈所謂一者乃爲太極而所謂中者乃氣稟之得中與剛善剛惡柔善柔惡者爲五性而屬乎五行初未嘗以是爲太極也且曰中焉止矣而又下屬于二氣五行化生萬物之云是亦復成何等文字義理乎今來諭乃指其中者爲太極而屬之下文則又理有未明而不能盡乎人言之意者二也若論無極二字乃是周子灼見道體逈出常情不顧旁人是非不計自己得失勇往直前說出人不敢說底道理令後之學者曉然見得太極之妙不屬有無不落方體若于此看得破方見得此老眞得千聖以來不傳之祕非但架屋下之屋疊牀上之牀而已也今必以爲未然是又理有

未明而不能盡人言之意者三也至于大傳既曰形而上者謂之道矣而又曰一陰一陽之謂道此豈眞以陰陽爲形而上者哉正所以見一陰一陽雖屬形器然其所以一陰而一陽者是乃道體之所爲也故語道體之至極則謂之太極語太極之流行則謂之道雖有二名初無兩體周子所以謂之無極正以其無方所無形狀以爲在無物之前而未嘗不立于有物之後以爲在陰陽之外而未嘗不行乎陰陽之中以爲通貫全體無乎不在則又初無聲臭影響之可言也今乃深詆無極之不然則是直以太極爲有形狀有方所矣直以陰陽爲形而上者則又昧于道器之分矣又于形而上者之下復有況太極乎之語則是又以道上別有一物爲太極矣

此又理有未明而不能盡乎人言之意者四也至熹前書所謂不言無極則太極同于一物而不足爲萬化根本不言太極則無極淪于空寂而不能爲萬化根本乃是推本周子之意以爲當時若不如此兩下說破則讀者錯認語意必有偏見之病聞人說有即謂之實有見人說無即謂之眞無耳自謂如此說得周子之意已是大煞分明只恐知道者厭其漏泄之過甚不謂如老兄者乃猶以爲未穩而難曉也請以熹書上下文意詳之豈謂太極可以人言而爲加損者哉是又理有未明而不能盡乎人言之意者五也來書又謂大傳明言易有太極今乃言無何耶此尤非所望于高明者今夏因與人言易其人之論正如此當時對之不覺失笑遂至被劾

彼俗儒膠固隨語生解不足深怪老兄平日自視爲如何而亦爲此言邪老兄且謂大傳之所謂有果如兩儀四象八卦之有定位天地五行萬物之有常形邪周子之所謂無是果虛空斷滅都無生物之理邪此又理有未明而不能盡乎人言之意者六也老子復歸于無極無極乃無窮之義如莊生入無窮之門以遊無極之野云爾非若周子所言之意也今乃引之而謂周子之言實出乎彼此又理有未明而不能盡乎人言之意者七也高明之學超出方外固未易以世間言語論量意見測度今且以愚見執方論之則其未合有如前所陳者亦欲奉報又恐徒爲紛紛重使世俗觀笑既而思之若遂不言則恐學者終無所取正較是二者寧可見笑于今

人不可得罪于後世是以終不獲已而竟陳之不識老兄以爲何如

象山答朱子曰前書條析所見正以疇昔負兄所期比日少進方圖自贖耳來書誨之諄複不勝幸甚愚心有所未安義當展盡不容但已亦尊兄教之之本意也近浙閒一後生貽書見規以爲吾二人者所習各已成熟終不能以相爲莫若置之勿論以俟天下後世之自擇鄙哉言乎此輩凡陋沈溺俗學悖戾如此亦可憐也人能宏道非道宏人此理在宇宙閒固不以人之明不明行不行而加損然人之爲人則抑有其職矣垂象而覆物者天之職也成形而載物者地之職也裁成天地之道輔相天地之宜以左右民者人君之職也孟子曰幼而學之壯而欲

行之所謂行之者行其所學以格君心之非引其君于當道與其君論道經邦燮理陰陽使斯道達乎天下也所謂學之者從師親友讀書攷古學問思辯以明此道也故少而學道壯而行道者士君子之職也吾人皆無常師周旋于羣言淆亂之中俯仰參求雖自謂其理已明安知非私見蔽說若雷同相從一唱百和莫知其非此所甚可懼也何幸而有相疑不合在同志之間正宜各盡所懷力相切磋期歸于一是之地大舜之所以爲大者善與人同樂取諸人以爲善聞一善言見一善行若決江河沛然莫之能禦吾人之志當何求哉惟其是已矣疇昔明言善議拳拳服膺而勿失樂與天下共之者以爲是也今一旦以切磋而知其非則棄前日之所習勢當如出陷穽如避荆棘惟

漸之念若決江河是得所欲而遂其志也此豈小智之私鄙陋之習榮勝恥負者所能知哉弗明弗措古有明訓敢悉布之尊兄平日論文甚取曾南豐之嚴健南康爲別前一夕讀尊兄之文見其得意者必簡健有力每切敬服嘗謂尊兄才力如此故所取亦如此今閱來書但見文辭繳繞氣象褊迫其致辯處類皆遷就牽合甚費分疏終不明白無乃爲無極所累反困其才邪不然以尊兄之高明自視其說亦當如白黑之易辨矣尊兄嘗曉陳同甫云欲賢者百尺竿頭進取一步將來不作三代以下人物省得氣力爲漢唐分疏即便脫灑磊落今亦欲得尊兄進取一步莫作孟子以下學術省得氣力爲無極二字分疏亦更脫灑磊落古人質實不尚智巧言論未詳事實先著仰之爲

知之不知知為不知所謂先知覺後知先覺覺後覺者以其事實覺其事實故言即其事事即其言所謂言顧行行顧言周道之衰文貌日勝事實湮于意見典訓蕪于辯說揣量模寫之工依放假借之似其條畫足以自信其習熟足以自安以子貢之達又得夫子而師承之尚不免此多學而識之之見非夫子叩之彼固晏然而無疑先行之訓予欲無言之訓所以覺之者屢矣而終不悟顏子既沒其傳固在曾子蓋可觀已尊兄之才未知其與子貢如何今日之病則有深于子貢者尊兄誠能深知此病則來書七條之說當不待條析而自解矣然相去數百里脫或未能自克沈同舊習則不能無遺恨請卒條之來書本是主張無極二字而以明理為說其要則曰于此有以灼然實見太

極之眞體某竊謂尊兄未曾實見太極若實見太極上面必不更加無極字下面必不更著眞體字上面加無極字正是疊牀上之牀下面著眞體字正是架屋下之屋虛見之與實見其言固自不同也又謂極者正以其究竟至極無名可名故特謂之太極猶曰舉天下之至極無以加此云爾就令如此又何必更于上面加無極字也若謂欲言其無方所無形狀則前書固言宜如詩言上天之載而于其下贊之曰無聲無臭可也豈宜以無極字加之太極之上繫辭言神無方矣豈可言無無神言易無體矣豈可言無易老氏以無爲天地之始以有爲萬物之母以常無觀妙以常有觀竅直將無字搭在上面正是老氏之學豈可諱也惟其所蔽在此故其流爲任術數爲無忌憚此理乃宇

宙之所固有豈可言無若以爲無則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矣楊朱未遽無君而孟子以爲無君墨翟未遽無父而孟子以爲無父此其所以爲知言也極亦此理也中亦此理也五居九疇之中而曰皇極豈非以其中而命之乎民受天地之中以生而詩言立我烝民莫非爾極豈非以其中而命之乎中庸言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達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萬物育焉此理至矣外此豈更復有太極哉以極爲中則爲不明理以極爲形乃爲明理乎字義固有一字而數義者用字則有專一義者有兼數義者而字之指歸又有虛實虛字則但當論字義實字則當論所指之實論其所指之實則有非字義所能拘者如元字有始義有長義有大義坤五之元吉屯之

元亨則是虛字專爲大義不可復以他義參之如乾元之元則是實字論其所指之實則文言所謂善所謂仁皆元也亦豈可以字義拘之哉極字亦如此太極皇極乃是實字所指之實豈容有二充塞宇宙無非此理豈容以字義拘之乎中卽至理何嘗不兼至義大學文言皆言知至所謂至者卽此理也語讀易者曰能知太極卽是知至語讀洪範者曰能知皇極卽是知至夫豈不可蓋同指此理則曰極曰中曰至其實一也一極備凶一極無凶此兩極字乃是虛字專爲至義卻使得極者至極而已于此用而已字方用得當尊兄最號爲精通詁訓文義者何爲尙惑于此無乃理有未明正以太泥而反失之乎至如直以陰陽爲形器而不得爲道此尤不敢聞命易之爲道一陰一陽

而已先後始終動靜晦明上下進退往來闔闢盈虛消長尊卑貴賤表裏隱顯向背順逆存亡得喪出入行藏何適而非一陰一陽哉奇耦相尋變化無窮故曰其爲道也屢遷變動不居周流六虛上下無常剛柔相易不可爲典要唯變所適說卦曰觀變于陰陽而立卦發揮于剛柔而生爻和順于道德而理于義窮理盡性以至于命又曰昔者聖人之作易也將以順性命之理是以立天之道曰陰與陽立地之道曰柔與剛立人之道曰仁與義下繫亦曰易之爲書也廣大悉備有天道焉有人道焉有地道焉兼三才而兩之故六六者非他也三才之道也今顧以陰陽爲非道而直謂之形器其孰爲昧于道器之分哉辯難有要領言辭有旨歸爲辯而失要領觀言而迷旨歸皆不明也

前書之辯其要領在無極二字尊兄確意主張曲爲飾說既以無形釋之又謂周子恐學者錯認太極別爲一物故著無極二字以明之某于此見得尊兄只是強說來由恐無是事故前書舉大傳一陰一陽之謂道形而上者謂之道兩句以是粗識文義者亦知一陰一陽即是形而上者必不至錯認太極別爲一物故曰況太極乎此其指歸本是明白而兄曾不之察乃必見誣以道上別有一物爲太極通書曰中者和也中節也天下之達道也聖人之事也故聖人立教俾人自易其惡自致其中而止矣周子之言中如此亦不輕矣外此豈更別有道理乃不得比虛字乎所舉理性命章五句但欲見通書言中言一而不言無極耳中焉止矣一句不妨自是斷章兄必見誣以屬之下文

兄之爲辯失其指歸大率類此盡信書不如無書某實深信孟子之言前書釋此段亦多援據古書獨頗不信無極之說耳兄遽坐以直絀古書爲不足信兄其深文矣哉大傳洪範毛詩周禮與太極圖說孰古以極爲形而謂不得爲中以一陰一陽爲器而謂不得爲道此無乃少絀古書爲不足信而微任胸臆之所裁乎來書謂若論無極二字乃是周子灼見道體迥出常情不顧傍人是非不計自己得失勇往直前說出人不敢說底道理又謂周子所以謂之無極正以其無方所無形狀誠令如此不知人有甚不敢道處但以加之太極之上則吾聖門正不肯如此道耳夫乾確然示人易矣夫坤隤然示人簡矣太極亦曷嘗隱于人哉尊兄兩下說無說有不知漏洩得多少如所謂太

極眞體不傳之祕無物之說陰陽之外不屬有無不落方體迥出常情超出方外等語莫是曾學禪宗所得如此平時既私其說以自妙及教學者則又往往祕此而多說文義此漏洩之說所從出也以實論之兩頭都無著實彼此只是葛藤末說氣質不美者樂寄此以神其姦不知繫絆多少好氣質底學者既以病已又以病人殆非一言一行之過兄其毋以久習于此而重自反也區區之忠竭盡如此流俗無知必謂不遜書曰有言逆于汝心必求諸道諒在高明正所樂聞若猶有疑願不憚下教正遠惟爲國自愛

朱子答曰來書云浙間後生貽書見規以爲吾二人者所習各已成熟終不能以相爲莫若置之勿論以俟天下後世之

自擇鄙哉言乎此輩凡陋沈溺俗學悖戾如此亦可憐也熹謂天下之理有是有非正學者所當明辯或者之說誠爲未當然凡辯論者亦須平心和氣子細消詳反復商量務求實是乃有歸著如不能然而但于忿遽急迫之中肆支蔓躁率之詞以逞其忿懟不平之氣則恐反不若或者之言安靜和平寬洪悠久猶君子長者之遺意也

又曰來書云人能宏道至敢恐布之熹案此段所說規模宏大而指意精切如曰雖自謂其理已明安知非私見蔽說及引大舜善與人同等語尤爲的當熹雖至愚敢不承教但所謂莫知其非歸于一是者未知果安所決區區于此亦願明者有以深察而實踐其言也

又曰來書云古人質實至請卒條之熹詳此說蓋欲專務事實不尙空言其意甚美但今所論無極二字熹固已謂不言不爲少言之不爲多矣若以爲非則且置之其于事實亦未有害而賢昆仲不見古人指意乃獨無故于此創爲浮辯累數百言三四往返而不能已其爲湮蕪亦已甚矣而細攷其間緊要節目並無酬酢只是一味慢罵虛喝必欲取勝未論顏曾氣象只子貢恐亦不肯如此恐未可遽以此而輕彼也

又曰來書云尊兄未曾至固自不同也熹亦謂老兄正爲未識太極之本無極而有眞體故必以中訓極而又以陰陽爲一形而上者之道虛見之與實見其言果不同也

又曰來書云老氏以無至諱也熹詳老氏之言有無以有無

爲二周子之言有無以有無爲一正如南北水火之相反更請子細著眼未可容易譏評也

又曰來書云此理乃　至　子矣更請詳看熹前書曾有無理二字否

又曰來書云極亦此　至　極哉極是名此理之至極中是狀此理之不偏雖然同是此理然其名義各有攸當雖聖賢言之亦未嘗敢有所差互也若皇極之極民極之極乃爲標準之意猶曰立于此而示于彼使其有所向望而取正焉耳非以以其中而命之也立我烝民立與粒通即書所謂烝民乃粒莫匪爾極則爾指后稷而言蓋曰使我衆人皆得粒食莫非爾后稷之所立者是望耳爾字不指天地極字亦非指所受

之中此義尤明白似是急于求勝更不假考上下文推此一條其餘可見中者天下之大本乃以喜怒哀樂之未發此理渾然無所偏倚而言太極固無偏倚而爲萬化之本然其得名自爲至極之極而兼有標準之義初不以中而得名也

又曰來書云以極爲中至理乎老兄自以中訓極熹未嘗以形訓極也今若此言則是已不曉文義而謂他人亦不曉也請更詳之

又曰來書云大學文言皆言知至熹詳知至二字雖同而在大學則知爲實字至爲虛字兩字上重而下輕蓋曰心之所一知無不到耳在文言則知爲虛字至爲實字兩字上輕而下重蓋曰有以知其所當至之地耳兩義既自不同而與太極

之爲至極者又皆不相似請更詳之此義在諸說中亦最分明試就此推之當知來書未能無失往往類此

又曰來書云直以陰陽爲形器　至　道器之分哉若以陰陽爲形而上者則形而下者復是何物更請見教若熹愚見與其所聞則曰凡有形有象者皆器也其所以爲是器之理者則道也如是則來書所謂始終晦明奇耦之屬皆陰陽所爲之器獨其所以爲是器之理如目之明耳之聰父之慈子之孝乃爲道耳如此分別似差明白不知尊意以爲如何此一條亦極分明切望畧加思索便見愚言不爲無理而其餘亦可以類推矣

又曰來書云通書曰　至　類此夫周子言中而以和字釋之又曰中節又曰達道彼非不識字者而其言顯與中庸相戾則

亦必有說矣蓋此中字是就氣稟發用而言其無過不及處耳非直指本體未發無所偏倚者而言也豈可以此而訓極爲中也哉來書引經必盡全章雖煩不厭而所引通書乃獨截自中焉止矣而下此安得爲不誤老兄本自不信周子正使誤引通書亦未爲害何必諱此小失而反爲不改之過乎」又曰來書云大傳至孰古夫大傳洪範詩禮皆言極而已未嘗謂極爲中也先儒以此極處常在物之中央而爲四方之所面向而取正故因以中釋之蓋亦未爲甚失而後人遂直以極爲中則又不識先儒之本意矣爾雅乃是纂集古今諸儒訓詁以成書其閒蓋亦不能無誤不足據以爲古又況其閒但有以極訓至以殷齊訓中初未嘗以極爲中乎

又曰來書云又謂周子至道耳前又云若謂欲言至之上止夫無極而太極猶曰莫之爲而爲莫之致而至又如曰無爲之爲皆語勢之當然非謂別有一物也向見欽夫有此說嘗疑其贅今乃正使得著力知欽夫之慮遠也其意則固若曰非如皇極民極屋極之有方所有形象而但有有理之至極耳若曉此意則于聖門有何違叛而不肯道乎上天之載是就有中說無無極而太極是就無中說有若實見得卽說有說無或先或後都無妨礙今必如此拘泥強生分別曾爲不尙空言專務事實而反如此乎

又曰來書云夫乾至自反也夫太極固未嘗隱于人然人之識太極者則少矣往往只是于禪學中認得箇昭昭靈靈能作用底便謂此是太極而不知所謂太極乃天地萬物本然

之理亙古亙今顛撲不破者也迥出常情等語只是俗談卽非禪家所能專有不應儒者反當回避況今雖偶然道著而其所見所說卽非禪家道理非如他人陰實祖用其說而改頭換面陽諱其所自來也如曰私其說以自妙而又祕之又曰寄此以神其姦曰繫絆多少好氣質底學者則恐世閒自有此人可當此語熹雖無狀自省得與此語不相似也

又曰來書引書云有言逆于汝心必求諸道此聖言也敢不承教但以來書求之于道而未之見但見其詞意差殊氣象麤率似與聖賢不甚相近是以竊自安其淺陋之習聞而未敢輕舍故步以追高明之獨見耳又記頃年嘗有平心之說而前書見論曰甲與乙辯方各自是其說甲則曰願乙平心

也乙亦曰願甲平心也平心之說恐難明白不若據事論理可也此言美矣然熹所謂平心者非直使甲操乙之見乙守甲之說也亦非謂都不論事之是非也但欲兩家姑暫置其是己非彼之意然後可以據事論理而終得其是非之實如謂治疑獄者當公其心非謂便可改曲者爲直改直者爲曲也亦非謂都不問其曲直也但不可先以己意之向背爲主然後可以審聽兩造之辭旁求參伍之驗而終得其曲直之當耳今以麤淺之心挾忿懟之氣不肯暫置其是己非彼之私而欲評義理之得失則雖有判然如黑白之易見者猶恐未免於誤況其差有在於毫釐之間者又將誰使折其衷而能不謬也哉

又曰熹已具此而細看其間亦尚有說未盡處大抵老兄昆仲同立此論而其所以立論之意不同子美尊兄自是天資質實重厚當時看得此理有未盡處不能子細推究便立議論因而自信太過遂不可回見雖有病意實無他老兄却是先立一說務要突過有若子貢以上更不數近世周程諸公故于其言不問是非一例吹毛求疵須要討不是處正使說得十分無病此意卻先不好了況其言之麤率又不能無病乎夫子之聖固非以多學而得之然觀其好古敏求實亦未嘗不多學但其中自有一以貫之處耳若只如此空疎杜撰則雖有一而無可貫矣又何足以為孔子乎顏曾所以獨得聖學之傳正為其博文約禮節目俱到亦不是只如此空疎

杜撰也子貢雖未得承道統然其所知似亦不在今人之後
但未有禪學可改換耳周程之生時世雖在孟子之下然其
道則有不約而合者反復來書竊恐老兄于其所言多有未
解者恐皆未可遽以顔曾自處而輕之也顔子以能問于不
能以多問于寡有若無實若虚犯而不校曾子三省其身唯
恐謀之不忠交之不信傳之不習其智之崇如彼而禮之卑
如此豈有一毫自滿自足强辯取勝之心乎來書之意所以
見教者甚至而其末乃有若猶有疑不憚下教之言熹固不
敢當此然區區鄙見亦不敢不爲老兄傾倒也不審尊意以
爲如何如曰未然則我日斯邁而月斯征各尊所聞各行所
知亦可矣無復可望于必同也言及于此悚息之深千萬幸

察

又曰近見國史濂溪傳載此圖說乃云自無極而爲太極若使濂溪本書實有自爲兩字則信如老兄所言不敢辯矣然因渠添此二字卻見得本無此字之意愈益分明請試思之

象山又答朱子曰往歲經筵之除士類胥慶延跂以俟吾道之行乃復不究起賢之禮使人重爲慨歎新天子卽位海內屬目然罷行墜黜率多人情之所未喩者羣小駢肩而騁氣息怫然諒不能不重勤長者憂國之懷某五月晦日拜荊門之命命下之日實三月二十八日替黃元章闕尚三年半願有以教之首春借兵之還伏領賜教備承改歲動息慰沃之劇惟其不度稍獻愚忠未蒙省察反成唐突謙抑非情督過深矣不勝皇恐向

蒙尊兄促其條析且有無若令兄遽斷來章之戒深以爲幸別紙所謂我日斯邁而月斯征各尊所聞各行所知亦可矣無復望其必同也不謂尊兄遽作此語甚非所望君子之過也如日月之食焉過也人皆見之及其更也人皆仰之通人之過雖微箴藥久當自悟諒尊兄今必渙然于此矣願依末光以卒餘教

顧諟謹案以上共七書梓材案七書幷朱子所答梭山二書而言見梭山卷所以辯無極者可謂纖悉詳盡矣然究其大旨象山第一書云周子若懼學者泥于形器而申釋之則宜如詩言上天之載于下贊之曰無聲無臭可也紫陽答象山第一書云孔子贊易自太極以下未嘗言無極也周子言之若于此實見太極之眞體則知不言者不爲少而言之者不爲多矣二

先生之反復辨析不已者不出此兩端然此皆二先生蚤歲之事梓材案太極之辯在淳熙十五年時朱年五十九陸年五十不可云蚤歲之事考紫陽他日註太極圖說首曰上天之載無聲無臭而實造化之樞紐品彙之根柢曰無極而太極實即象山之語意其書現在可考也可見二先生雖有異而晚則何嘗不相合與

顧諟又案朱陸辯太極之說百家已采其畧入濂溪學案中然思朱陸之異同爲吾儒從來之大案不可不備詳其本末故茲又特載其全文其所以入于梭山之附錄者以無極辯端之開實肇自梭山故類聚之便後學之觀覽且以昭朱陸相異之始也梓材案姚江原本以朱子象山之書並附梭山故云爾其實朱子與象山辯者多于梭山當入象山學案

楊開沅謹案象山與陶贊仲書云梭山兄謂晦翁好勝不肯與辯某以為人之所見偶有未通處其說固以己為是以他人為非且當與之辨白未可便以好勝絕之以晦翁之高明猶不能無蔽道聽塗說之人亦何足與言此哉仁義忠信樂善不倦此夫婦之愚不肖可以與知能行聖賢之所以為聖賢亦不過充此而已其書上云太極圖說乃梭山兄辯其非是大抵言無極而太極與周子通書不類通書言太極不言無極易大傳亦只言太極不言無極若于太極上加無極二字乃是蔽于老氏之學又其圖說本見于朱子發附錄朱子發明言陳希夷太極圖傳在周茂叔遂以傳二程則其來歷為老氏之學明矣周子通書與

二程言論絕不見無極二字此知其公蓋已知無極之說爲非矣梓材案原本此下復以晦翁之高明二十四字刪之此象山所以反復不已也

附錄

徐子宜與先生同赴南宮試論出天地之性人爲貴試後先生曰某欲說底卻被子宜道盡但某所以自得受用底子宜卻無

曰雖欲自異于天地不可也此乃某平日得力處

四明楊敬仲時主富陽簿攝事臨安府中始承教于先生及反富陽先生過之問如何是本心先生曰惻隱仁之端也羞惡義之端也辭讓禮之端也是非智之端也此卽是本心對曰簡兒時已曉得畢竟如何是本心凡數問先生終不易其說敬仲亦

未省偶有鬻扇者訟至于庭敬仲斷其曲直訖又問如初先生曰聞適來斷扇訟是者知其爲是非者知其爲非此卽敬仲本心敬仲大覺忽省此心之無始末忽省此心之無所不通先生嘗語人曰敬仲可謂一日千里

居象山多告學者云女耳自聰目自明事父自能孝事兄自能弟本無欠闕不必他求在自立而已

一夕步月喟然而歎包敏道侍問曰先生何歎曰朱元晦泰山喬嶽可惜學不見道枉費精神遂自擔閣柰何包曰勢既如此莫若各自著書以待天下後世之自擇忽正色厲聲曰敏道敏道恁地沒長進乃作這般見解且道天地閒有箇朱元晦陸子靜便添得些子無了後便減得些子

詹子南方侍坐先生遽起子南亦起先生曰還用安排否

先生舉公都子問鈞是人也一章云人有五官官有其職子南因思是便收此心然惟有照物而已他日侍坐先生無所問先生謂曰學者能常閉目亦佳某因此無事則安坐瞑目用力操存夜以繼日如此者半月一日下樓忽覺此心已復澄瑩中立竊異之遂見先生先生目逆而視之曰此理已顯也某問先生何以知之曰占之眸子而已因謂某道果在邇乎某曰然昔者嘗以南軒張先生所類洙泗言仁書考察之終不知仁今始解矣先生曰是即知也勇也某因言而通對曰不惟知勇萬善皆是物也先生曰然更當爲說存養一節

朱濟道說前尙勇決無遲疑做得事後因見先生了臨事即疑

恐不是做事不得今日中只管悔過懲艾皆無好處先生曰謝尋兄即今自立正坐拱手收拾精神自作主宰萬物皆備于我有何欠闕當惻隱時自然惻隱當羞惡時自然羞惡當寬裕溫柔時自然寬裕溫柔當發強剛毅時自然發強剛毅

有學者終日聽話忽請問曰如何是窮理盡性以至于命答曰吾友是泛然問老夫卻不是泛然答老夫凡今所與吾友說皆是理也窮理是窮這箇理盡性是盡這箇性至命是至這箇命

臨川一學者初見問曰每日如何觀書學者曰守規矩歎然問曰如何守規矩學者曰伊川易傳胡氏春秋上蔡論語范氏唐鑑忽呵之曰陋說良久復問曰何者爲規又頃問曰何者爲矩學者但唯唯次日復來方對學者誦乾知大始坤作成物乾以

易知坤以簡能一章畢乃言曰乾文言云大哉乾元坤文言云至哉坤元聖人贊易卻只是箇簡易字道了徧目學者曰又卻不是道難知也又曰道在邇而求諸遠事在易而求諸難顧學者曰這方喚作規矩公昨日道甚規矩

語仲顯云風恬浪靜中滋味深長

或有議先生之教人專欲管歸一路者先生曰吾亦只有此一路

朱呂二公話及九卦之序先生因亹亹言之大畧謂復是本心復處如何列在第三卦而先之以履謙蓋履之為卦上天下澤人生斯世須先辨得俯仰乎天地而有此一身以達其所履其所履有得有失又繫于謙與不謙之分謙則精神渾收聚于內

不謙則精神渾流散于外惟能辯得吾一身所以在天地間舉措動作之由而歛藏其精神使之在內而不在外則此心斯可得而復矣次之以常固又次之以損益又次之以困蓋本心旣復謹始克終曾不少廢以得其常而至于堅固私欲日以消磨天理日以澄瑩而爲益雖涉危蹈險所遭多至困而此心卓然不動然後于道有得左右逢其原如鑿井取泉處處皆足蓋至于此則順理而行無纖毫透漏如巽風之散無往不入雖密房奧室有一縫一罅卽能入之矣二公大服

或問先生之學當來自何處入曰不過切己自反改過遷善

一學者自晦翁處來其拜跪語言頗怪每日出齋此學者必有陳論應之亦無他語至四日此學者所言已罄力請誨語答曰

吾亦未暇詳論然此開大綱有一箇規模說與人今世人淺之爲聲色臭味進之爲富貴利達又進之爲文章技藝又有一般人都不理會卻談學問吾總以一言斷之曰勝心此學者默然後數日其舉動言語頗復常以上語錄

呂東萊與朱侍講書曰陸子靜近日聞其稍回大抵人若不自欺入細着實點檢窒礙做不行處自應見得渠兄弟在今士子中不易得若整頓得周正非細事也補

又曰陸子靜留得幾日鵝湖意思已全轉否若只就一節一目上受人琢磨其益終不大也大抵子靜病在看人而不看理只如吾丈所學十分是當無可議者只是工夫未到耳豈可見人工夫未到幷其理而疑之補

葉水心志胡崇禮曰朱元晦呂伯恭以道學教士陸子靜晚出號稱徑要簡捷或立語已感動悟人爲其學者澄坐內觀補

又與林元秀書曰向亦曾說及子靜事世之所謂無志者混然隨流俗頹墮于聲利而已及其有志則又以考之不詳資之不深隨其所論輒陷于寡淺缺廢之地自古所患與無志者同爲流俗補

陳北溪曰象山教人終日靜坐以存本心無用許多辯說勞擾此說近本又簡易直捷後進易爲竦動若果是能存本心亦未爲失但其所以爲本心者只是認形氣之虛靈知覺者以此一物甚光輝燦爛爲天理之妙不知形氣之虛靈知覺凡有血氣之屬皆能趨利避害不足爲貴此乃舜之所爲人心者而非道

心之謂也今指人心為道心便是告子生之謂性之說蠢動含靈皆有佛性之說運水搬柴無非妙用之說故慈湖專認心之精神為性指氣為理以陰陽為形而上之道論天論易論道論德論仁論義論禮論智論誠敬論忠信萬善只是此一箇渾淪底物只此號不同耳夫諸等名義各有所主混作一物含糊鶻突豈得不錯遂埽去格物一段工夫如無星之稱無寸之尺默坐存想稍得髣髴便云悟道將聖賢言語來手頭作弄其實于聖賢言語不甚通解輔漢卿所錄譬如販私鹽人擔頭將鯗魚妝面發得情狀甚端的也以晦翁手段與象山說不下況今日其如此等人何 補

詹流塘曰陸子是天資極高底人朱子卻是曾子 補

車玉峯脚氣集曰象山謂仲弓勝顏回蓋見聖人所語顏子大段用力而語仲弓似不甚費力不知顏子有力得用他人無顏子之力且當旋做去工夫補

黄東發日鈔曰象山之學雖謂此心自靈此理自明不必他求空爲言議然亦未嘗不讀書未嘗不講授未嘗不援經析理凡其所業未嘗不與諸儒同至其于諸儒之讀書之講授之援經析理則指爲戕賊爲陷溺爲繆妄爲欺誑爲異端邪說甚至襲取閭閻賤婦人穢駡語斥之爲蛆蟲得非恃才之高信己之篤疾人之已甚必欲以明道自任爲然邪吾夫子生于春秋大亂之世斯道之不明亦甚矣而循循然善誘人未嘗有忿嫉之心甚至宰我欲行期月之喪不過曰女安則爲之闕黨童子將命

亦必明言其與先生並行與先生並生爲欲速成未聞不言其所以然徒望而斥之也孟子生于戰國斯道之不明尤甚孟子之與楊墨辯與告子許行墨者夷之辯皆一一引之而盡其情然後徐而折其非至今去之千載之下人人昭然如見此斯道之所以復明亦未嘗望而斥之不究其所言之爲是爲非也我朝聖世也亦異于春秋戰國之世矣諸儒之所講者理學也亦異于春秋戰國處士橫議之紛紛矣所讀皆孔子之書所講皆孔孟之學前後諸儒彬彬輩出豈無一言之幾乎道者至其趣向雖正而講明有差則宜明言其所差者果何說講明雖是而躬行或背則宜明指其所背者果何事庶乎孔子之所以教人孟子之所以明道者矣今畧不一言其故而概以讀書講學者

自孟子既沒千五百年閒凡名世之士皆爲戕賊爲陷溺爲繆妄爲欺誑爲異端邪說則後學其將安考此象山之言雖甚憤激今未百年其說已泯然無聞而諸儒之說家藏而人誦者皆自若終無以易之也此亦無以議爲矣獨惜其身自講學而乃以當世之凡講學者爲僞習未幾韓侂胄何澹諸人竟就僞學之目以禍諸儒一時之善類幾殲焉嗚呼家必自毀而後人毀之悲夫 補

吳草廬曰陸子有得于道壁立萬仞

趙寶峯示子弟曰陸子靜亦未知子思孟子之是非 補

象山學侶

知州劉靜春先生淸之 別爲淸江學案

侍郎李橘園先生浩

李浩字德遠一字直夫建昌人早有文稱紹興中進士調曹州司戶累官直寶文閣知靜江府兼廣西安撫先生質直渾厚立朝忠憤激烈言切時弊人不敢干以私徙居臨川子孫皆從學于象山參姓譜

梓材謹案先生號橘園官至侍郎其事互見于槐堂諸儒學案

寶文王復齋先生厚之

王厚之字順伯其先本臨川人魏公安禮之後也梓材案象山先生爲復齋行狀云娶王魏公曾孫通州使君琙之長女先生蓋通州子行爲魏公元孫兩浙名賢錄云諸暨人乾道二年進士官至江東提刑直寶文閣所著有金石錄三十卷考異四卷考古印章四卷補

謝山答臨川雜問問臨川王順伯厚之往來朱陸之間有
盛名于乾淳間未知是荆公之裔否曰順伯乃魏公和甫
之裔見陳直齋書錄尤長碑碣之學今傳于世者有復齋
碑目宋人言金石之學者歐劉趙洪四家而外首數順伯
歷官侍從出爲監司以剛正稱于時

通奉老楊先生庭顯

楊庭顯字時發慈溪人慈湖先生之父也少時嘗自視無過視
人有過一日忽念曰豈其人則有過而我獨無過于是省得一
過旋又得二三已而紛如蝟之集乃大恐懼痛懲力改刻意爲
學程督之嚴及于夢寐嘗曰如有樵童牧子有以誨我亦當敬
聽之久之舊習日遠新功日著自其子識事未嘗見其有過一

夕被盜翼日諭子孫曰婢初告有盜吾心止如此張燈視笥告所亡甚多吾心止如此今吾心亦止如此即其所得可知象山志其墓稱四明士族躬行有聞者先生爲首舒廣平亦嘗云吾學南軒發端象山洗滌老楊先生琢磨老楊者以別慈湖也參象山集

謝山四先生祠堂碑陰文曰慈湖之父通奉公以處士爲後進師廣平嘗自敘其學曰南軒開端象山洗滌老楊先生琢磨老楊先生即通奉也廣平嘗切磋于晦翁講貫文獻于東萊而自敘不及焉直以通奉鼎足張陸則其學可知矣陸子銘通奉墓亦云年在耄耋而學日進當今所識楊公一人而已融堂謂通奉與物最恕一言之善樵牧吾

師省過最嚴毫髮不宥至于泣下是慈湖過庭之教所自
出也

慈湖先訓

吾家子弟當于朋友之間常詢自己過失此說可為家傳

吾少時初不知己有過但見他人有過一日自念曰豈他人俱
有過而我獨無耶殆不然乃反觀內索久之乃得一旣而又內
觀索又得二三已而又索吾過惡乃如此其多乃大懼乃力改

心吉則百事皆吉

人處不善之久則安于不善而不以為異

人戒節要先于味蓋味乃朝晚之事漸漬奪人之甚于此淡薄
則餘過亦輕

損人卽自損也愛人卽自愛也樂人之凶彼未必凶而己已凶矣

不善之心則一身不及安一家不及安

過則人皆有未足爲患患在文飾僞不文飾非過也志士之過布露不隱

凡可怒者以其小人也然怒或動心則與小人相去一間耳

三代之治天下欲使民無失其善性而已更無二說

時人心中自謂今且如此度日俟他時如意當取快樂不知今日無事卽是至樂此樂達之者鮮

人關防人心賢者關防自心天下之心一也戒謹則善放則惡

學者或未見道且從實改過

人爲舍宇等物遮了眼朝晩匼匼而不自知

近來學者多僞至于臨死亦安排

爲學及五分自休不得

世間忙學者欲到不忙處

學者有志氣無問拙愚衝擊而開矣無問氣習衝擊而散矣

外事不可深必凡得失奉天命可也動心則逆天命禍將至矣

近世學道者衆然胸中嘗帶一世間行所以不了達

學道者多求之于言語所謂知道者只是存想

一墮人欲念慮顚倒舉止輕浮此語可謂甚善

正欲說教住卽住得正欲怒教住卽住得如此卽善

君子恭敬之心在內人皆知之禽獸亦知之

人貧賤則忽之事微細則不謹若此者人以爲常君子于此戰戰兢兢敬心無二

學者成則無我欲如何不欲如何但由理而行盛暑有待秋涼之意隆寒有待春和之意好學者不如此

心無所求則樂生此非親到者有所不知

吾自幼年以生計不足爲憂復思古者樂貧之士處貧必得其理因讀論語有若言盍徹乎每每在懷一日忽有所得夫盍徹正而已矣宿昔之憂日見消釋而靜止輕清蓋得理則無所施而不利復何憂哉

爲學之門固不一苟逐迹則泥矣惟敬一門無迹可逐不容有所泥學者往往多忽之誠能養之以敬則日仁矣

人之趨向爲熟所奪茍或有學則熟者不熟生者不生是以自己于庶物之中作得主宰無貪戀則自然見道雖夫子不易吾言

此身乃天地閒一物不必兒攬爲己

處高堂則氣寬居茅屋則氣隘對風月則氣淸當晦昧則不爽類皆如此以其有我也

人有過倘有改一路有過得改猶晦昧之得風大旱之得霖雨當天地陰陽不和之時而爲之一新亦若此或者不達過作則惟恐人知安有不知之理設或不知潛伏于中此過必毒害己甚過既不去使己終身爲小人學者試思卽以此斷其是非去留庶使改過之心有勇既改之則便可無愧

人生一世只忙迫一場便休

祖望謹案此語近禪

不能舍己從人則知識日昧處世常見其難故人常在難中

好學之心一興則凡在吾身之不善自消至于面目塵埃亦去矣

胸中無貪染目則明耳則聰

吾見人好問則喜

吾飲饌不敢嘗時新衣服喜補綻于器用亦然無求新棄舊之意吾得此意敢保老景不爲人所厭

即事即學也即此下筆處即學也

吾之本心澄然不動密無罅隙處人自己尚不識更向何處施

爲

大中至正之道近在日用見于動靜語默不必他求

人以目逐物爲見以耳逐物爲聞謂之分明不知乃大不分明

學者以所得塡塞胸中中毒之深復不自覺顏子屢空還有此否

畏天命則無所求而享安逸矣苟未及安逸則知貪求心未盡貪求心未盡則知未識天命也君子胸襟常無事常悅樂

事即學也事學有二則學亦勞矣

學有進時如龍換骨如鳥脫毛身與心皆輕安享福無已

學者言多則散學力

人知學進其處世如享醇酒怡怡融融

食不語爲學到日自然如此
動靜語默皆天性也人謂我爲之是將黄金作頑鐵用耳
學者涵養有道則氣味和雅言語閑靜臨事而無事
不逐物而得理此時如丸珠在盤無所凝滯
大舜之心即瞽瞍底豫之心瞽瞍底豫之心即大舜之心
欲言之時與無言之時同則學精矣
事無大小有志者皆得之竊盜取地窟一鏊復一鏊不敢作聲不敢思量他事但一心求徹學者似之不患所學不成也
惡心未萌時與學成就時一般
惟無憎惡人之心者乃能勸戒人有憎惡人之心者其勸戒人必不服

儻有志于學見賢者亦學也見不賢者亦學也喜樂亦學也憂苦亦學也學至此學乃吾之全體

使有牧豎呼我來前曰我教汝我亦敬聽其教

梓材謹案慈湖先訓本在慈湖學案特老楊先生爲象山老友自宜立傳故以是訓列于傳後

附錄

慈湖曰先公一日閒步到蔬園顧謂園僕吾蔬間爲盜者竊取汝有何計防閑園僕姓余者曰須拌少分與盜者乃可先公因欣然顧簡曰余郎吾師也吾意釋然

吏部豐宜之先生誼

豐誼字叔賈一字宜之鄞縣人淸敏公稷之曾孫也以父死難梓材案先生父名治揚州監倉殉建炎之難被任知建康軍歷知常台饒蘄衢州皆

有惠政隆興元年遷戸部郎外除湖南運判臺臣議引年之格先生首請歸孝宗召爲吏部郎未赴而卒子有俊從象山遊補

文恭羅此庵先生點

羅點字春伯崇仁人登淳熙三年進士第累官至端明殿學士簽書樞密院事光宗不過重華宮先生同宰執引上裾而哭與同列奏諫之章凡三十五又自諫者十六疏寧宗嗣位而卒贈太保諡文恭嘗從學于象山相聚甚久晦翁與林黃中果以爭西銘易象不相得黃中劾晦翁偃蹇不就職朝議不直黃中于是兩罷先生致書象山謂朱林皆自家屋裏人不宜自相矛盾象山答之曰天地開闢本只一家來書之云不亦陋乎古人但問是非邪正不問自家他家舜于四凶孔子于少正卯亦只治

其家人耳妄分儒黨此乃學不知至自用其私者之通病也

梓材謹案此傳係黎州原文攷袁絜齋爲陸氏大弟子其作先生行狀云擺脫凡陋刻意講學每以追躡前修自勵又云平居講貫博取諸人至于進退出處之大義則心自決之不言爲象山門人傳當云嘗從講學于象山故謝山奉臨川帖子謂以集中偶有過從而遽爲著錄幷列其子爲再傳之徒者爲未然也

附錄

羅此庵自西府歸有里人叩之曰吾有蓄疑而不敢白于公者有年今容白之可乎公曰言之何傷曰公生平未嘗妄行一步公爲推官時大雪吾醉歸見公以杖撥雪戴溫公帽著屐後有蒼奴負篋公之奴也吾以醉不敢前與公揖然心疑之以爲公暮夜且安往公笑曰子之所見詳審如此是未嘗醉也陳同甫獄急吾未嘗識之憐其才爲援之吏篋內皆白金也同甫至死

未嘗知之今因子問而及補

黄壺隱先生晟附見槐堂諸儒學案

縣令劉先生恭別見廬陵學案

象山同調

忠文徐宏父先生誼

縣令陳叔向先生葵並爲徐陳諸儒學案

象山家學

通直陸先生持之

陸持之字伯微文安公九淵之子也七歲能爲文文安授徒象山之上學者數百人有未達先生爲敷繹之文安知荆門郡治火先生倉卒指授中程文安器之韓侂胄將用兵先生歎時不

悍乃歷聘時賢將有以告見徐子宜于九江時議防江先生請擇僚吏察地形孰險而守孰易而戰孰隘而伏毋專爲江守且言自古興事造業非有學以輔之往往皆以血氣盛衰爲銳惰故三國兩晉諸賢多以盛年成功名公更天下事變多矣求舉一事而朝思夕維利害先入于中愳恐其爲之難也子宜憮然叉之鄂謁薛象先項平甫之荊謁吳畏齋爭欲留之壽皆謝歸著書十篇名懇說嘉定三年試江西轉運司預選常平使袁正獻燮薦于朝謂先生議論不爲空言緩急有可倚仗不報豫章建東湖書院連帥以書幣彊起先生長之嘉定十六年寧宗特詔先生祕書省讀書固辭不獲既至又詔以迪功郎入省乞歸不許理宗即位轉修職郎差幹辦浙西安撫司以疾請致仕特

命改通直郎所著有易提綱諸經雜說參史傳

象山門人

文元楊慈湖先生簡別爲慈湖學案

正獻袁絜齋先生燮別爲絜齋學案

文靖舒廣平先生璘別爲廣平定川學案

鄉貢舒先生琥

舒先生琪並見廣平定川學案

通判傅曾潭先生夢泉

主簿傅琴山先生子雲

推官鄧直齋先生約禮

貢先生叔豐並爲槐堂諸儒學案

嚴先生松 別見梭山復齋學案

胡先生大時

蔣先生元夫 並見嶽麓諸儒學案

知州李先生耆壽

曹無妄先生建

萬先生人傑

劉先生孟容

劉先生定夫

曾先生祖道

符先生敘 並見滄洲諸儒學案

徵君沈先生炳 別見廣平定川學案

梓材謹案象山弟子亦綦叢自別見諸學案外並入槐堂諸儒學案

象山私淑

節推趙復齋先生彥肅

趙彥肅字子欽嚴之建德人也少志聖賢之學窮理盡性深造自得弗措也乾道進士以光堯喪三年弗仕周益公力薦之先生益引嫌僅官寧海軍節推而止所著書有易說廣學雜辯士冠士昏饋食圖行于世朱子嘗稱之曰近世未有如此看文字者學者稱爲復齋先生宗師象山嚴陵之爲陸學者自先生始嘉定中太守鄭之悌建堂祠之補

附錄

楊慈湖狀行實曰先生書無不習習無不究自始仕習明經科

業成去習宏博科業成又去習先儒諸書自謂無不解者逮從晦巖沈先生遊因論太極不契憤悶忘寢食遂焚平昔所業數篋動靜體察工夫無食息間一日舟行松江聞晨雞鳴已而犬吠通身汗浹前日胸中窒礙一時豁去其後以語學者且曰不知此一身汗自何而至省覺之初有詩曰循緣多熟境溺法無要津虛心屏百慮猶是隔幾塵雲邊察飛翼水底觀躍鱗問殺魯中叟笑倒濠上人閒居著誘學隨叩輒鳴自卦畫象數儀象律曆封建方田儀禮司馬法及釋書道藏下至醫卜道引之類各因所質而誨之學者欣躍自喜則又曰此如坐賈居肆聊備雜書以應人需爾非吾本務也姑遲十年吾將收縱捲索以俟能者

教授姚先生宏中

姚宏中字安道海陽人登嘉定進士調靖江教授自師友講學外絕無他交歸端居一室惟日溫舊學性狷介不苟隨從鄉前輩遊得濂洛諸大儒書讀之曰道在是矣玩索精微意度超然若不屑于世者 參姓譜

附錄

陳北溪答陳伯澡書曰姚省元過溫陵得款曲講論有疑于格物工夫之爲外而且煩又有眷于陸氏學問之爲得而非偏雖云篤志恐散漫而無倫

又曰姚省元寄一書看來乃江西流派雖然欲自植立一門戶無可挽回者輕剗儒宗妄自尊大亦緣未曾深用工夫得滋味

又答郭子從書曰仙鄉姚安道亦象山之學此後生妙齡美質頗勁挺自立但不知從何傳授得此一門宗旨

又曰姚安道美質不遂誠爲可惜其人已往無足論大抵自專自是而不虛心乃世儒通患

梓材謹案北溪文集又有與姚安道書節錄于北溪學案

李氏家學

教授李先生肅別見槐堂諸儒學案

李氏門人

推官鄧直齋先生約禮別見槐堂諸儒學案

楊氏家學

文元楊慈湖先生簡別爲慈湖學案

楊氏門人

文靖舒廣平先生璘別爲廣平定川學案

豐氏家學

軍帥豐先生有俊別見槐堂諸儒學案

伯微門人象山再傳

葉先生元老別見鶴山學案

趙氏門人

喻先生仲可別見槐堂諸儒學案

金溪續傳

侍郎湯晦靜先生巾別爲存齋晦靜息庵學案

周先生可象

周可象

梓材謹案靜明學案靜明本傳稱其盡求象山之書及其門人如楊敬仲傅子淵袁廣微錢子是陳和仲周可象所著經學等書次先生于袁錢陳之後蓋亦爲象山之學者也

程月巖先生紹開 別見存齋晦靜息庵學案

純節胡石塘先生長孺 別見木鍾學案

教諭汪主靜先生深

汪深字萬頃休寧人也學者稱爲主靜先生少有志于聖學其時新安儒宿率皆讀朱子之書先生年未二十遊眞揚二州間與諸有志之士講學平山堂上謂今學者之病在于未有灑然融釋處不過知所自守苟免顯然尤悔而已于是盡棄平日所學更輾餙于不及處脫然有自得氣象累試禮部不第以景定

三年授安吉教諭嘗謂古道修明人心純一後世文藝之工轢轉沈痼幾于蠹蝕不存然而理之在人心者不容泯也安定先生在湖學成就人才甚廣遠規猶在諸生天資雖通塞不齊必求體用一原顯微無閒之妙使高遠者不墜于荒忽循守者不流于滯錮辯傳註之得失達群經之會同極聖賢之閫奧推攷禮樂制作刑政因革之文務使有所依據以爲日用常行之地每月朔升堂講學諸生環立聽之時人爲之語曰前有安定後主靜于是朝臣以先生薦于太學或曰先生之學陸學也非朱學也遂寢賈似道日益擅政先生辭歸以大德甲辰卒先生嘗謂子曰葬者藏也欲人之不得見也古之善葬法者莫如郭景純曷不逆善祖父之葬地以免子孫所頭之禍觀胡澹庵楊誠

齋諸公之言其不足信也明矣吾身後但求水深土厚足以爲朽骨之乖宅無他求也陳定宇曰世以先生之學出于陸子嗚呼陸子豈易言哉彼亦安知朱陸異同之所以然哉補

文正吳草廬先生澄別爲草廬學案

隱君陳靜明先生苑別爲靜明寶峯學案

宋元學案卷五十八終